

有禪無淨土
十人九蹉路

淨土宗編輯部 編

前言

佛教傳入中國後，在其發展過程中形成諸多宗派，一般認為主要有八宗。一是三論宗又名法性宗，二是唯識宗又名法相宗，三是天台宗又名法華宗，四是賢首宗又名華嚴宗，五是禪宗，六是淨土宗，七是律宗，八是密宗。這就是通常所說的性、相、臺、賢、禪、淨、律、密八大宗。

性、相、臺、賢又稱為教，所以八宗可歸納為五宗。五宗者，即律、教、禪、密、淨也。律、教、密，印光法師講：「此三宗，均可攝之於禪，以其氣分相同也。以故佛法修持之要，不過禪淨二門。」

禪宗志在開悟，淨土則專求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參禪能夠真正大徹大悟、明心見性的，末法時期已經很難見到了。其他大多是錯認消息，以誤為悟，很少真正開悟的。即使真正開悟，距離了生死，還相差很遠。因為悟和證不一樣，雖然開悟，無始劫以來的煩惱習氣，還要慢慢去斷除，如果有絲毫的煩惱沒有斷盡，就仍然在生死輪迴中不能出離。古往今來的禪門宗師，徹悟而沒有徹證的，大多屬於這一類。這是由於只仗自力，不求佛力加持的緣故。

淨土宗則是依仗佛力，在行持上簡單易行，專稱彌陀名號。無論男女老少、有智無智、出家在家、有修行無修行……通通不論，只要稱念南無阿彌陀佛，願生彌陀淨土，信順不疑，就必定往生。一得往生，就永超生死輪迴，速成無上佛果。所以《華嚴經》中諸大菩薩，全都發願往生；宗門教下諸大祖師善知識，同願往生淨土。

蓮池大師在《竹窗二筆》中說：「戒禪師後身為蘇子瞻，青草堂後身為曾魯公，遜長老後身為李侍郎，南庵主後身為陳忠肅，知藏某後身為張文定，嚴首座後身為王龜齡。其次，則乘禪師為韓氏子，敬寺僧為岐王子。又其次，善旻為董司戶女，海印為朱防禦女。又甚而雁蕩僧為秦氏子檜，居權要，造諸惡業。此數公者，向使精求淨土，則焉有此？愚謂大願大力，如靈樹生生為僧。而雲門三作國王，遂失神通。百世而下，如雲門者能幾，況靈樹乎？為常人，為女人，為惡人，則輾轉下劣矣。即為諸名臣，亦非計之得也。甚哉！西方之不可不生也。」

這裏提到了宋代五祖戒禪師轉世為大學士蘇東坡，青草堂禪師轉世為宰相曾公亮，遜長老轉世為侍郎李彌遜，南庵主轉世為忠肅公陳瓘，某知藏僧

轉世為張文定，巖首座轉世為王龜齡；其次，乘禪師轉世為韓氏子，敬寺僧轉世為岐王子；再其次，善旻僧轉世為董司戶女，海印信僧轉世為朱防禦女；更次的是雁蕩山僧轉世為秦檜，位居權要，造下諸多惡業，這些大名鼎鼎的宗門巨匠，反而轉世為常人、女人、惡人，越來越低劣了。即使轉為那些名臣，也不是最好的結果。假使精進求生西方淨土，哪裡會有這種結果呢？所以，西方極樂淨土不可以不往生啊！

在《印光法師文鈔續編卷上·致廣慧和尚書》中，印光大師寫道：「參禪人以宗自雄，不肯仗佛力以了生死者，倘一念此結果，能不自反曰：仗自力與仗佛力相差懸遠，曷若專修淨業，以祈現生了脫之為愈乎？」

「《大集經》云，末法億億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依念佛得度生死。由是元明以來，凡宗家知識，多皆提倡念佛，如中峰本、楚石琦等。蓮池悟後，

主張淨土。徹悟悟後，廢參念佛。以觀時之機，不得不然。如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不可死守一法。相宜而行，則有大利而無少弊矣。」

大師說，自元朝、明朝以來，禪門的大德，大多提倡念佛，甚至不再參禪而改修淨土了。如元朝的國師中峰明本禪師，被譽為明朝第一位高僧的楚石梵琦禪師（楚石的《西齋淨土詩》被譽為「千古絕唱」），還有明朝四大高僧之一的蓮池大師，在開悟以後都大力弘揚淨土法門。還有清朝著名禪師徹悟大師在開悟以後，帶領大眾停止參禪，專修念佛，一心歸向西方淨土。

本書搜集並整理了以上諸人的兩世事蹟，編成這個小冊子，意在引導參禪好禪之人，留心淨土，歸入淨土，當生解脫，一了百了。

目錄

1	前言	
0 0 1	一、戒禪師後身為蘇東坡	0 8 9
0 1 3	二、青草堂後身為曾魯公	1 0 3
0 2 1	三、遜長老後身為李侍郎	1 2 1
0 3 1	四、南庵主後身為陳忠肅	1 2 9
0 3 7	五、知藏僧後身為張文定	
0 4 9	六、嚴首座後身為王龜齡	
0 6 5	七、雁蕩僧後身為秦檜	
0 7 5	八、敬寺僧後身為岐王子	
0 8 1	九、乘禪師後身為韓氏子	
0 8 5	十、善旻後身為董司戶女	
	後記	
	附一、三生石的故事	
	附二、以古為鑒 力修淨業	
	附三、無窮之劫枉疲勞	
	附四、誓生彌陀淨土	



一、戒禪師後身為蘇東坡

我本修行人

三世積精煉

中間一念失

受此百年譴



我本修行人，三世積精煉。中間一念失，受此百年譴。

這是北宋文學大家蘇軾的詩句，他以毫無戲謔的語氣說：我蘇東坡本是佛門中的修行人，連續三世都在努力修行積累功德，只是由於中間一念過錯閃失，而譴謫受得此百年之業報人身。

蘇軾（一〇三七～一一〇一），字子瞻，號東坡居士，世稱蘇東坡，北宋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嘉祐元年（一〇五六），蘇軾首次出川赴京，參加科考。應試中，他所作《刑賞忠厚之至論》獲得主考官歐陽修的賞識：「此人可謂善讀書，善用書，他日文章必獨步天下。」事實正如歐陽修所言，日後的蘇東坡，果然佳作不斷，名滿華夏，並成為中國文壇翹楚。他是宋代文學最高成就的代表，在詩、詞、散文、書、畫等方面都取得了很

高的成就。其詩題材廣闊，清新豪健，善用誇張比喻，獨具風格，與黃庭堅並稱「蘇黃」；他的詞開豪放一派，與辛棄疾同是豪放派代表，並稱「蘇辛」；其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與歐陽修並稱「歐蘇」，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亦善書法，為「宋四家」之一，黃庭堅他在《山谷集》裏說：「……本朝善書，自當推（蘇軾）為第一」；他工畫，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

嘉祐二年（一〇五七），蘇軾進士及第，曾在鳳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職。宋哲宗即位後，曾任翰林學士、侍讀學士、禮部尚書等職，並出知杭州、潁州、揚州、定州等地。

蘇東坡的一生，不僅與書卷結緣，更與佛教、僧人因緣頗深。早在二十歲時，便結交成都大聖慈寺的惟度、惟簡法師。嘉祐年間（一〇五六～一〇六三），又在京城與大覺懷璉結識。他還曾結識興國寺德香、惠漢，眉山正

信和尚，秀州僧本瑩等。他初到杭州，先拜訪惠勤、惠思二僧，後又與慧辯、辯才、道潛、法雲善本、雲知和尚等結交。在蘇東坡眾多的僧友當中，與他關係最為密切的當屬佛印禪師，佛印禪師是當時禪宗闡法之大將，廣開法席，為僧俗七眾之所敬慕。宋神宗因欽仰他的德風，賜高麗之磨鉢、金鉢，並賜「佛印禪師」之號。

蘇東坡雖然聰明過人，既善詩文，又在朝為官，但世間多苦，業因果報，千古鐵律，任你是何人，也是在劫難逃。元豐三年（一〇八〇），蘇東坡因「烏台詩案」受誣陷，被貶黃州任團練副使。這時，佛印禪師給了他許多慰藉，所以彼此感情深厚。在四年貶居生活中，蘇東坡到金山寺，與佛印飲茶、吟詩、談道，留下了許多佳話。

可以說，禪宗思想對蘇東坡的文學創作影響極深，甚至還有人把蘇軾的文學天才歸功於他的前身戒禪師：「東坡蓋五祖戒禪師之後身，以其理通，故其文渙然如水之質，漫衍浩蕩，則其波亦自然而成文。蓋非語言文字也，皆理故也。自非從般若中來，其何以臻此？」

關於蘇東坡由戒禪師轉世而來的相關佚事，《冷齋夜話》《禪林僧寶傳》《淨土聖賢錄》等書中，也有比較詳細的記載。大意如此：

元豐七年（一〇八四），蘇東坡的弟弟蘇轍，曾與雲庵禪師、聰禪師同遊高安。一天夜裏，蘇轍夢見自己出城迎接戒禪師，令他沒有想到的是，兩位禪師也都說做了同樣的夢。更加令人驚訝的是，第二天，蘇轍便收到了蘇東坡的來信，「已到奉新」，說他正在前往高安的路上。三人大喜，把蘇東坡迎到建山寺，並把夢境說給他聽。蘇東坡若有所思的說道：「我八、九歲時曾夢見自己是個出家人，往來於陝右地區。母親懷孕時也曾夢見一個僧人

前來託夢，那僧人風采俊朗，卻瞎了一隻眼。」雲庵禪師說道：「戒禪師正是陝右人，也瞎了一隻眼，曾遊化於高安，圓寂於大愚，算來已有五十年了。東坡先生今年恰好四十九歲，定是戒禪師後身無疑！」

蘇東坡在杭州時，曾與僧友參寥一起到西湖邊上的壽星寺遊歷。他對參寥說：「我生平從沒有來過這裏，但眼前所見好像都曾經親身經歷過似的，從這裏到懺堂，應有九十二級臺階。」叫人數後，果真如他所說。他對參寥說道：「我前世是山中的僧人，曾經就在這所寺院中修行。」此後，蘇東坡便經常到這所寺院盤桓小憩。

由此可知，蘇東坡的前身是一個僧人的傳說，早在他在世的時候便已經流傳十分廣泛。不但佛教界內外旁人廣傳，蘇東坡本人也對此深信無疑。這點從開頭的那首詩便可知道。

那麼作為蘇東坡前身的戒禪師又是何許人呢？戒禪師俗姓金，法號為戒，西京洛陽人。自幼聰明，舉筆成文，琴棋書畫，無所不通。他形容古怪，左邊瞽一目，身不滿五尺。戒禪師出家後，專修禪宗，而且頗有修為。相傳五祖戒禪師因當年破戒，羞愧之下，雙腿一盤，坐化而去。

對於有修為的一位大禪師卻沒有在當生了脫生死而繼續流轉的這段公案，歷來大德都頗為之嘆息。宋代王龍舒居士，在《龍舒淨土文》中說，戒禪師是蘇東坡的前身，因為前世修行的緣故，所以生來聰明過人，但三毒習氣未除，這一世才會與詩文結緣。意外遭此劫難，實在是大錯特錯。如果戒禪師在前世為僧時，能夠在參禪的同時兼修西方淨土，則一定會得生淨土，不必來此世間，受盡苦惱。

印光大師更是經常引此勸誡淨土行人，說五祖戒悟處雖高，尚未證得初

果之道，世之學佛者，率以開悟為志事。不知悟而未證，尚不濟事。又說末法眾生，不遇淨土法門，縱能明心見性，深通教觀。誰能不斷煩惱，了生脫死！

中年後，蘇東坡恬淡無求，後來參禪，為東林常總禪師的法嗣。他亦念佛求往生，每到一處，必隨身攜帶一軸阿彌陀佛聖像，並說「這是我往生西方的公據」。

晚年，因新黨執政，蘇東坡被貶惠州、儋州，宋徽宗時獲大赦北還，途中於常州病逝。而在他臨終時，呼吸微弱，惟琳長老前來提醒他提起一句佛號，往生西方淨土。他卻無奈地答道：「我也知道西方極樂，可是用不上勁啊！」友人也鼓勵他：「先生一生都在為此努力，此時更須著力啊！」蘇東坡應聲道：「著力即差^②。」說完，奄然而逝，世壽六十六歲。如此看來，蘇

東坡雖然也願意求生西方，卻不懂得往生是靠佛力，因而感覺自己使不上力，亦難以改變他參究的習氣，臨終之際都不捨機鋒轉語。

後據傳說，蘇東坡轉世為明朝湖北省公安縣的袁宏道。也許是宿世習氣不減，袁宏道又是文采斐然，且袁家兄弟三人都中了進士，精於詩文，史稱「三袁」，是晚明文學界「公安派」的開創者和領袖之一。

袁宏道一生，悟性銳利，才華不凡，修行沉穩，埋頭辦道，少了蘇東坡的鋒芒畢露。因習禪無所獲後，開始由禪入淨。袁宏道著有《西方合論》一書。該書氣勢磅礴，融攝華嚴、天台諸宗妙行，歸趣淨土，受到了蓮池大師的高度讚賞，又被滿益大師收入《淨土十要》之中，成為淨土宗的傳世論著。

袁宏道任吳縣縣令時，在任僅兩年，就使該縣大治，百姓大悅。後來官至郎中。四十三歲那年因病歸鄉，數日後，在寺院裏無疾而終。他為官清廉，

去世後，連棺材錢和眷屬回鄉的路費都是朋友們捐助和賣盡他的書畫几硯湊的。據說後來他的弟弟袁中道在定中遇到了哥哥，哥哥告訴他，自己已往生極樂世界。

至此，一代大文豪方才結束了他漫漫生死跋涉之路，回歸到西方故鄉自在安憩！

① 《冷齋夜話》卷七「夢迎五祖戒禪師」。條曰：蘇子由初謫高安時，雲庵居洞山，時時相過。聰禪師者，蜀人，居聖壽寺。一夕，雲庵夢同子由、聰出城迓五祖戒禪師。既覺，私怪之，以語子由，未卒聰至，子由迎呼曰：「方與洞山老師說夢，子來亦欲同說夢乎？」聰曰：「夜來輒夢見吾三人者，同迎五祖戒和尚。」子由拊掌大笑曰：「世間果有同夢者，異哉！」良久，東坡書至曰：「已次奉新，旦夕可相見。」二人大喜，追筍輿而出城，至二十里建山寺而東坡至。坐定無可言，則各追繹向所夢以語坡。坡曰：「軾年八九歲時，嘗夢其身是僧，往來陝右。又先妣方孕時，夢一僧來托宿，記其頎然而眇一目。」雲庵驚曰：「戒陝右人，而失一目。暮年棄五祖，來遊高安，終於大愚。」逆數蓋五十年，而東坡時年四十九矣。後東坡復以書抵雲庵，其略曰：「戒和尚不識人

嫌，強顏復出，真可笑矣。既法契，可痛加磨礪，使還舊規。不勝幸甚。」
自是常衣衲衣。

② 據蘇轍《墓誌銘》記載，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一一〇一）七月二十八日，蘇軾病熱轉劇。逝世前，他對守在病床旁邊的三個兒子說：「吾生無惡，死必不墜。慎無哭泣以怛化。」但據《紀年錄》云：「將屬纊，而聞、觀先離。琳叩耳大聲曰：『端明宜勿忘！』」西方不無，但個裏著（力）不得。』世雄云：『固先生平時履踐，至此更須著力。』曰：『著力即差。』語絕而逝。』

一一、青草堂後身為曾魯公

枕中雲氣千峰近

床底松聲萬壑哀

要看銀山拍天浪

開窗放入大江來



枕中雲氣千峰近，床底松聲萬壑哀；
要看銀山拍天浪，開窗放入大江來。

這首著名的《宿甘露僧舍》的作者是北宋的文學家曾公亮，此詩從水天共流、長風萬里的雄偉景象，想像到駛入大海的開闊自由，既流露出乘風破浪的快意，又表達了衝破現實羈絆、縱橫廣闊天地的豪情，真可謂境界闊大，立意高遠。而詩的題目表明作者和佛教也有因緣。

曾公亮（九九九～一〇七八），字明仲，號樂正，漢族，泉州晉江（今福建泉州市）人，北宋著名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

曾公亮為刑部郎中曾會次子，少時便很有抱負，且器度不凡，天聖二年（一〇二四）中進士，授越州會稽知縣。天聖六年（一〇二八），他治理鏡湖，立斗門，泄水入曹娥江，使湖邊民田免受水澇之苦。

皇祐三年（一〇五一），曾公亮升翰林學士、知開封府。嘉祐六年（一〇六一），升任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與宰相韓琦共同主持朝中政事。熙寧二年（一〇六九），任昭文館大學士，累封為魯國公。熙寧三年（一〇七〇）九月，授職司空兼侍中、河陽三城節度使、集禧觀使。元豐元年（一〇七八），曾公亮逝世，享年八十歲，神宗臨喪哭泣，為他輟朝三日，追贈太師、中書令，得以配享英宗廟廷，諡號宣靖。到下葬時，神宗親自篆寫碑首名為「兩朝顧命定策亞勳之碑」。

曾公亮平生著作很多，參加編撰《新唐書》二百五十卷，又私撰《唐兵志》三卷、《唐書直筆新例》一卷。見於記載的還有《英宗實錄》三十卷、《元日唱和詩》一卷、《勳德集》三卷、《演皇帝所傳風後握奇陣圖》和《武

經總要》。

其中，《武經總要》是曾公亮和端明殿學士丁度於康定元年至慶曆四年（一〇四〇—一〇四四）承旨主編的一部兵書，共四十卷，分前後兩集，為中國古代一部軍事科學的百科全書。

曾公亮的一生可謂多姿多彩，建功樹業，著書立說，令後人敬仰，然而近代淨土宗高僧印光大師卻曾經在《文鈔》中寫道：「草堂清後身，作曾公亮，五十歲拜相，封魯國公。然於佛法亦甚疏遠，未及東坡之通暢矣。」

大師為什麼這樣說？草堂清又是誰呢？

在《龍舒淨土文》中有這樣一段文字：

宋朝有二青草堂。在前者年九十餘，有曾家婦人，嘗為齋供及布施衣物，和尚感其恩乃言：「老僧與夫人作兒子。」一日此婦人生子，使人看，草堂已坐化矣。所生子即曾魯公也。以前世為僧，嘗修福修慧故少年登高科，其後作宰相。以世俗觀之無以加矣。雖然此亦誤也。何則？此世界富貴不長久，受盡則空。又且隨業緣去，輪迴無有了時，不如且生西方見佛了生死大事，卻來作宰相。故雖入胞胎中受生，此一性已不昧。所以雖在輪迴世界中，已不受輪迴，而生死去住自如矣。今未能了生死，乃念區區恩惠，為人作子，則不脫貪愛，永在輪迴，其失計甚矣。

這段文的大意是說，宋朝有二位同叫青草堂的禪師，前面的那一位有九十多歲。有一位曾家婦人，曾設齋、施衣供養這位禪師，老禪師感念婦人

供養之恩，竟然發願轉世做夫人的兒子。後來，這位夫人生下一子，派人去看望青草堂禪師，發現禪師已經坐化了。

這位夫人所生的兒子，即是以後受宋神宗皇帝封為魯國公的曾公亮。因為前世為僧，夙植福慧，是以少年登科，乃至後來位極人臣，官至宰相。

以世俗的眼光看，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宰相之位，已經足夠顯達尊貴了，但從佛法究竟解脫的角度而言，也是貽誤不淺。為什麼呢？當知人生在這世界上，富貴並不長久，一旦福報享受盡了，不免隨業緣牽引，生死輪迴無有了期。不如往生西方見佛，待了卻生死大事後，再返回這世間來示現作宰相。到那時，雖入胞胎中受生，但總能性靈不昧，雖入輪迴，而能去來自如。

今看青草堂，既未能了得生死，卻念區區恩惠，甘心為人作子，可見他不能擺脫貪愛，那就只能甘受貪愛的役使，久處於輪迴之中了，這樣的一念之差，所招來的苦惱損失實在太大了啊！

再觀曾公亮的詩文，雖然不乏精言妙語，宏闊的胸襟，然而確乎在佛法的氣分淡薄太多，比之於蘇東坡佛法上的暢達穎悟，的確差的太多了！

三、遜長老後身為李侍郎

老子何因一念差

肯將簪紱換袈裟

同參尚有滿兄在

異世猶將遜老誇

結習未忘能作舞

因緣那得見拈花

卻修淨業尋來路

澹泊如今居士家



李彌遜（一〇八五—一一五三），字似之，號普現居士。紹興九年（一一三九），李彌遜因反對議和，冒犯秦檜，被降為漳州（今屬福建）知州。一一四〇年歸隱於福建連江西山，紹興二十三年（一一五三）去世。李彌遜是宋徽宗大觀三年（一一〇九）進士，曾任單州（今山東單縣）司戶；政和八年（一一一八），宋徽宗引見，特遷校書郎，參與編修六典校閱，累官起居郎。他曾被貶為蘆山縣（今四川蘆山縣）知縣，不久，改奉篙山祠，廢斥隱居七、八年之久。後來歷任冀州（今河北衡水、冀縣間）、綺州（今江西高安）知州、淮南路轉運副使、饒州（今江西波陽）、吉州（今江西吉安）知州，後任起居郎、戶部侍郎。

李彌遜畢生著有《筠溪集》二十四卷（已散佚），後人輯有《竹溪先生文集》，另外，《全宋詩》中收錄了十卷李彌遜的詩作。錢鍾書認為他的詩不受蘇軾和黃庭堅的影響，命意造句都新鮮輕巧，在當時可算獨具特色。

在李彌遜的仕途經歷中，他曾兩次被貶：一是被貶為蘆山縣知縣，一次被貶為漳州（今屬福建）知州。這與他一生忠直有關。

李彌遜生性耿直，與抗金名臣李綱交好，力主抗金，反對和議，曾受到奸相秦檜的多次打擊。

當時，金國屢犯大宋，秦檜主張議和，李彌遜堅決反對，他曾多次上疏，表明自己的主張。金國曾派人到大宋索禮，朝野上下，都感到十分氣憤，議論紛紛。秦檜向皇帝諫言，想要屈尊議和。得知這個消息後，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上疏請求斬殺秦檜；校書郎範如圭指責秦檜曲學背師，忘仇辱國；禮部侍郎也曾引古德上疏皇帝，對秦檜的主張公開抗議。可惜的是，這些人相繼遭到貶逐。

在這種情況下，李彌遜面諫皇帝，指出金國這種做法純屬無禮要求，大違君臣之禮，大不可為，皇帝也認可了他的想法。秦檜聽說這件事以後，曾經邀請李彌遜到自己的府邸，巧言誘導，勸他接受議和之舉。李彌遜回答說：「我受國恩深厚，怎麼能忘恩背義？」聽了他的話，秦檜沒有再說話。

第二天，李彌遜再次上疏，請求皇帝另選賢士，前去與金使和談，秦檜大為惱怒。

後來，秦檜藉故進讒，罷免了李彌遜的官職。儘管如此，李彌遜仍矢志不渝，不忘憂國憂民。

由此可見，李彌遜在當時的政治鬥爭中，捨己為國，不畏強權，鐵骨錚錚。

從另外一個層面來看，李彌遜一生忠誠，卻深受奸臣所害，幾度被貶，仕途坎坷，終成人生憾事。但這些人生經歷，也成為他晚年退隱山林，潛心學佛的動力。

在李彌遜眾多的詩作當中，不乏精妙之作，其中可知他與佛教淵源頗深。《筠溪集》卷收錄了李彌遜為普濟歸寂禪師、慈陰性空禪師、慧慈獨覺禪師、楊岐會禪師、褒禪佛眼禪師、壽山惠通一老禪師六位所作的「贊」。他還曾為和州褒禪山佛眼禪師、宣州昭亭山廣教寺主持叻公禪師、大智禪師作《墓誌銘》。

《居士傳》當中除了記錄了李彌遜的生平，還講述了一段他參禪有省的故事。

李彌遜曾久參圓悟禪師。一天，李彌遜早朝歸來，走到天津橋，坐騎忽然躍起，他對佛法也突然有所領悟，通身大汗淋漓。於是，李彌遜直接奔向

天寧寺，去向圓悟禪師求證。

來到寺門口，恰好看見禪師要出門。圓悟禪師遠遠看見李彌遜向寺門走來，就喊道：「且喜居士大事了畢。」李彌遜厲聲說道：「和尚眼花作甚麼？」之後，圓悟禪師喝一聲，李彌遜也喝一聲。行人不知二人何故如此，以為他們發生爭吵，其實他們是在鬥機鋒^①。

李彌遜與佛教因緣甚深的另一表現，則是有人認為他前世即是出家人。關於李侍郎由遜長老轉世而來的史料眾多，在《夷堅志》《樂邦遺稿》《居士傳》《五燈會元》和《宋史》當中，都有相關記載，《夷堅志》中記述最為詳實。

宋代洪邁所撰《夷堅志·遜長老》當中記述道：

李似之侍郎彌遜為臨川守。以父少師公忌日，往疏山設僧供，與長老行滿共飯，滿年八十餘矣。飯且竟，熟睨李曰：「公乃遜老乎？」李不應，左右皆愕。俄又曰：「此老僧同門兄也。名上下二字，皆與公同。自聞公出守，固已疑之。今日察公言笑動作精采容貌，了不見少異。公其後身，復何疑。」李扣其以何年終，則元祐戊辰，正李初生之歲也。李亦感異。

這段文是說，侍郎李彌遜任臨川太守時，在他父親的忌日，前往疏山設僧供，與寺中行滿長老共餐，當時行滿長老已經八十多歲了。用過齋飯後，行滿長老注視著李侍郎說：「您是遜長老嗎？」李侍郎沒有回答，左右人等皆一片愕然。過了一會兒，行滿長老又說道：「遜長老是我的同門師兄，他

的名字和您的名字相同。自從您出任臨川太守以來，我一直心有疑惑。今天觀察您的言談舉止，與遜長老幾乎沒有差別，看來你就是由他轉世而來，這是毋庸置疑的了。」

隨後，李侍郎向行滿長老詢問遜長老於哪一年辭世，行滿長老說他終於元祐戊辰，正是李侍郎出生的那一年，對此，李侍郎也感到非常詫異。

從行滿長老的言語中不難得知，遜長老法號即是「彌遜」，因為他對李侍郎說「名上下二字，皆與公同」。如果僅僅因為名字相同，就認為兩人有必然的聯繫，難免有些牽強，但行滿長老說遜長老「此老僧同門兄也」，又說「今日察公言笑動作精采容貌，了不見少異」。可見，行滿長老對於李侍郎由遜長老轉世而來的判斷，有理有據，絕非妄測。

據《夷堅志》記載，得知自己是遜長老後身後，李彌遜回到家中，作詩一首：

老子何因一念差，肯將簪紱換袈裟。

同參尚有滿兄在，異世猶將遜老誇。

結習未忘能作舞，因緣那得見拈花。

卻修淨業尋來路，澹泊如今居士家。

其大意是說：我怎麼會一念之差，肯以無上袈裟換取這一世浮華；曾經前世共同參修的道友尚在人世，雖然身在異世，他們卻還在誇讚我的前身遜長老；宿世業緣牽引著我再墮紅塵，這樣的因緣如何能夠明心見性呢？從現

在開始，我要回頭重修淨業，淡泊名利，潛心修行，尋找那出離之路。

在這首詩中，充滿了李彌遜對輪迴六道、世事變遷的無限感慨，表達他對前生修道、今世墮落的無盡追悔，更表明了自己專心求道的堅定決心。

① 李似之，初名彌遠，後易名彌遜，號普現居士，蘇州吳縣人也。大觀三年（一一〇九）登第，官起居郎，久參圓悟禪師。一日早朝回，至天津橋，馬躍，忽有省，通身汗流。直造天寧寺，適圓悟出門，遙見便喚曰：「且喜居士大事了畢。」似之厲聲曰：「和尚眼花作麼？」圓悟便喝，似之亦喝，於是機鋒迅捷。每與圓悟問答，當機不讓。

四、南庵主後身為陳忠肅

淨土之教

古佛所說

誠心之士

諦受不疑



歷史上有兩個陳忠肅，一個是南宋的陳文龍（一二三二～一二七六），是抗元名將，民族英雄；另一個是北宋的陳瓘（一〇五七～一二二四），是佛教的大居士，還是淨土法門的力行者，被收錄在《居士傳》和《淨土聖賢錄》裏。通常說的南庵主的後身是北宋的陳瓘。

陳瓘，字瑩中，號了齋，諡^①忠肅，福建沙縣人。宋朝元豐二年（一〇七九）考中進士甲科第三名（探花）。

陳瓘曾兼任兩州通判，按當時制度規定，即有兩份「職田」，可收兩份田租。陳瓘卻堅決不要明州那份田租，把這份租穀全部歸入官府倉庫，充作公用。

元祐五年（一〇九〇），由於蔡京推薦，陳瓘被任命為太學博士。陳因早聞蔡京為官不正，得知是蔡京推薦自己，便託辭不肯就職。

陳瓘任太學博士時，太學中的學官薛昂、林自奉行蔡京一夥詆毀司馬光的旨意，竟醞釀準備把司馬光主編的《資治通鑒》燒毀。陳瓘聞訊後，為挽救此書苦想對策，最後以書中發現有宋神宗所作序文為理由制止了毀書。由於陳瓘的竭力挽救，才使我國這部珍貴史料巨著得以保存下來。

宋元符三年（一一〇〇），陳瓘升任右司諫。他在任右正言時，所評論的許多人和事，已間接地論及蔡京。他當右司諫後，又上奏《論蔡京疏》，全面抨擊蔡京。被《宋史》列為奸臣六賊之首的蔡京，在朝中已結成一個死黨。陳瓘的抨擊，動搖不了蔡京的權勢。宋崇寧元年（一一〇二）蔡京當宰相後，大肆排除異己，對陳瓘更是恨之入骨，打擊報復也就更加厲害。

由於陳瓘以反蔡京聞名於世，《水滸傳》中也以歷史上的陳瓘為原型，把他寫進小說。《水滸傳》第九十七回的「陳瓘諫官升安撫，瓊英處女做先

鋒」，第一百回「張清瓊英雙建功，陳瓘宋江同奏捷」，一直到一百一十四回，都有陳瓘活動的敘述。當然，小說中寫的陳瓘的故事是藝術虛構的。

明代著名作家馮夢龍編寫的《智囊》一書，彙集了我國歷史上許多智慧超人的故事，其中也有《陳瓘料事如神》《陳瓘攻蔡京之惡》等兩則故事，其內容則屬歷史事實。

宋高宗紹興二十六年（一一五六），在陳瓘逝世三十四年之後，朝廷再次肯定陳瓘對國家的忠誠，特賜諡為「忠肅」。朝廷解釋：「慮國忘家曰忠，剛德克成曰肅。」此後陳瓘被稱為陳忠肅公。

陳瓘著作有《了齋集》（三十卷）、《了齋易說》、《尊堯集》等。後人又編纂了《陳忠肅公陳垣集》和《宋陳忠肅公言行錄》。其中《了齋易說》和《尊堯集》是在被貶期間寫成的。《了齋易說》還被編進《欽定四庫全書》的「經部」之中。

最初陳瓘喜好《華嚴經》，自號為「華嚴居士」。貶謫台州後，遇到明智法師，聽其講論天臺宗旨，頓生信心，遂又轉向天臺學。曾著有《三千有門頌》，敘述了自己對天臺教義的感悟。陳瓘自從到了台州之後，就放下紙筆不再作文章，專修念佛三昧。曾作《淨土十疑論後序》《延慶寺淨土院記》。在《延慶寺淨土院記》中，陳瓘表達了對淨土法門的真實信心：「淨土之教古佛所說，誠心之士諦受不疑。」

陳瓘晚年移居廬山不出，專修念佛三昧。曾告訴親友說：「吾往年遭患難，所懼惟一死，今則死生皆置度外矣。」

時隔不久，於宣和六年（一一二四），六十五歲的陳瓘往生淨土。

① 諡，音尸。諡號：中國帝制時代，對死去的帝王或臣僚，按其生前表現給予的稱號。

五、知藏僧後身為張文定

夕年曾見琅琊老
為說楞伽最上乘
頓悟紅爐一點雪
忽驚暗室百千燈
便超十地猶塵影
更透三關轉葛藤
不住無為方自在
打除都盡即南能



張方平（一〇〇七—一〇九一），字安道，號「樂全居士」，諡「文定」，北宋應天府來城縣（今河南商丘市）人。

張方平少年時聰敏絕頂，他讀書只需看一遍，不勞再閱，便如印印心，過目成誦。因為他家中貧寒，買不起書，便向別人借三史讀，十幾天後歸還，並說「我已經讀完了」。宋朝大臣宋綬、蔡齊皆認為他是天下奇才。

張方平歷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宋仁宗景祐元年（一〇三四），張方平舉茂材異等，為校書郎，知山昆山縣。

景祐四年（一〇三七），張方平於山昆山，任上著成《芻蕘論》十卷五十篇。蘇州刺史蔣堂得之，以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薦方平於朝廷，張方平應策優等，遷著作佐郎、通判睦州。

康定元年（一〇四〇），宋夏戰爭爆發，張方平奏《平戎十策》，就西北邊事不斷上疏進言，提出了一系列的軍事主張。

慶曆元年（一〇四一），張方平被召入朝，由直集賢院而知諫院，後又知制誥，權同知禮部貢舉，拜御史中丞，兩任三司使，再為翰林學士，並一度任參知政事；在外則先後出領江寧、滁州、杭州等十郡府。

神宗元豐二年（一〇七九），張方平以太子少師致仕，退居南京（河南商丘）。

哲宗元祐六年（一〇九一），張方平辭世，哲宗贈司空，諡號文定。他的好友蘇軾哀痛不已，並為其寫下了《張文定公墓誌銘》。

張一生著有《樂全集》四十卷，《玉堂集》二十卷，是北宋中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學家，其談兵之文包含了豐富的軍事思想，體現出較深厚的兵學修養。他從如何應對西夏出發，對朝廷軍事制度、文武關係、兵民關係等問

題提出了自己的觀點，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張方平不僅是一位入世的士大夫，還與佛教關係密切，這在他的詩作中有所體現。比如他在《贈琅琊慧覺長老》一詩當中說道：

夕年曾見琅琊老，為說楞伽最上乘。

頓悟紅爐一點雪，忽驚暗室百千燈。

便超十地猶塵影，更透三關轉葛藤。

不住無為方自在，打除都盡即南能。

又如《贈琅琊智先長老》^①《贈辰長老》^②等。

不僅如此，在《人天寶鑑》^③《楞伽經序》^④《樂邦遺稿》等書中都記載

張方平是由知藏僧轉世而來。其中，《人天寶鑑》中引用了《冷齋夜話》^⑤《苕溪漁隱叢話》^⑥當中的文句，記述較為具體。

慶曆八年（一〇四八）春天，在滁州當了三年知州的歐陽修被調任揚州。滁州人餞別歐陽修，又迎來了新太守，新太守正是張方平。調任滁州太守張方平因故參訪滁州琅琊寺，並結識了住持慧覺禪師和智仙禪師。當年，兩位禪師弘揚禪宗，天下信向，興旺鼎盛，曾一度被譽為「甘露門」。

張方平每次來到琅琊寺，總覺得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倍感親切，流連於廊廡間總是不忍離去。

一天，張方平來到一座堆放雜物的庫房門前，突覺一陣暈眩。

這是一間久無人住的老屋，裏面堆放的是廢棄的舊物，張方平執意要進去看看。進屋後，張方平仰頭張望，似乎有所覺察。他命人取來梯子，攀至

房樑，竟然發現了一本經書。張方平打開書，原來是一本只寫了一半的《楞伽經》，張方平命人取來筆墨，在中斷處接著往下寫。旁邊的人驚奇地發現，新寫的字跡竟然與原先的字跡完全相同，而且氣韻貫通，一體天成。

張方平突然想起，二十年前，他曾與汴京大相國寺住持本懷長老相見，長老指著一幅叢林寺院圖問道：「你可認得這是什麼地方嗎？」張方平搖了搖頭說不認得。長老說：「你與此圖上的寺院有宿世因緣，須好自珍惜。今日且送你四句話：『守蜀得三蘇，藏院續前緣。四句有為法，一心無盡燈。』望你牢記心中，多加用心，將來必有莫大造化。」

當時，張方平對本懷長老的話並不明白，直到二十年後的今天，他才恍然大悟，原來，二十年前本懷長老圖上畫的正是這座琅琊寺。他自己則是曾經在這琅琊寺藏書樓的當值和尚，這是自己前世沒有完成的書稿，因為身體突患重病，未能完成，便將書稿藏在此處，發願來生再續。

張方平的好友蘇軾在《楞伽經序》寫道：「太子太保樂全先生張公安道（即張方平），以廣大心，得清淨覺，慶曆中嘗為滁州，至一僧舍，偶見此經入手，恍然如獲舊物，開卷未終，夙障冰解，細視筆畫，手跡宛然，悲喜太息，從是悟入。」

《楞伽經》最初是在南北朝時期，由天竺國（印度）僧人翻譯介紹到中國來的。南朝梁武帝時期（五〇二—五四九年），中國禪宗第一代祖師菩提達摩，在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之後，親將此經傳於二祖慧可大師，慧可又將此經傳給三祖僧璨，此時已到了隋末唐初時期。四祖道信以後，「楞伽之學」漸漸式微。

時至北宋，《楞伽經》已鮮有所聞，成為佚失之經典。直到張方平續寫

此經，中間已隔斷四百年之久。因為這部《楞伽經》是張方平「兩世」完成，所以又被稱作《二生經》。

在續寫和修學《楞伽經》的過程中，張方平也寫下了許多心得體會，比如：

楞伽三萬六千偈，百八句中成自性。

法法非法離法塵，心心無心入心病。

漸熟當似庵羅果，頓照猶如大圓鏡。

龜毛兔角妄有無，海浪空華不清淨。

另外，《楞伽經序》中說，張方平晚年時，親自把《楞伽經》交給他的摯友蘇東坡，並且出資三十萬，請蘇東坡幫助刻印傳世。

① 山路層層峻，幽棲最上層；淨光懸海月，幻體任春冰。
四句有為法，一心無盡燈；我來忘所問，相伴久騰騰。

② 燕坐非持律，遊方不學禪；長空任鳥飛，古澗自寒泉。
見月何須指，追風不待鞭；平生一破衲，隨處伴閑眠。

③ 張文定公，前身為琅琊知藏僧，書《楞伽》未終而卒，誓云來生當再書。
後知滁州遊琅琊山，周行廊廡，殊不忍去，抵藏院忽感悟，指樑間經函云：「此吾前身事也。」令取而視之，乃《楞伽經》，與今生所書筆畫無異。嘗讀至「世間離生滅，猶如虛空華；智不得有無，而興大悲心。」遂明己見。偈曰：「一念存生滅，千機縛有無；神鋒輕舉處，透出走盤珠。」暮年出此經示東坡居士，仍以其事語之。坡題其後，刻石金山。

④ 《楞伽經序》曰：「之奇過南都謁張公，親聞公說《楞伽》因緣。始張

公自三司使翰林學士出守滁，一日入琅琊僧舍，見一經函，發而視之，即《楞伽經》也。恍然覺其前生之所書，筆畫宛然，其殆神先受之甚明也。」

⑤ 《冷齋夜話》云：「張文定方平，慶曆中，嘗為滁州，遊琅琊山藏院，俛仰久之，呼左右取梯，升樑，得經函，發之，即《楞伽經》，餘半卷未寫，忽悟前身蓋知藏僧也，寫《楞伽》未畢而化，因續書殘軸，筆跡宛然如昔，因號《二生經》。常以經首四句偈，發明心要，其偈云：『世間離生滅，猶如虛空華；智不得有無，而興大悲心。』公後以此經授東坡，東坡為序其事，代寫此經，刻於浮玉山龍遊寺。」

⑥ 苕溪漁隱曰：「《楞伽經》文字簡古，讀者或不能句。近時有閩人楊彥國深究宗乘，遂箋註此經，仍析為七十一分，每分以偈讚之。讀之，其義曉然可見。彥國臨終，謂其家曰：『即以此經徇葬。』入之，其塚間神光發現，村夫疑其所藏珍寶，謀劫其塚。其家知之，即發出此經，神光遂滅，因傳此經於世。」

六、嚴首座後身為王龜齡

石橋未到已先知

入眼端如入夢時

僧喚我為嚴首座

前身曾寫此橋碑



王十朋（一一一二～一一七一），字龜齡，號梅溪，樂清四都左原（今浙江省樂清市）梅溪村人。

王十朋少年時聰明過人，七歲入塾，十四歲先後在鹿巖鄉塾、金溪邑館、樂清縣學讀書，學通經史。年少的王十朋十分勤學努力，時至今日，他因為字寫的不好而發奮練習書法，並向其叔父名僧寶印法師請教書法之道，終成一代書法大家的故事，還被編進教科書。十九歲時，他便寫出「北斗城池增王氣，東甌山水發清輝」這樣的名句。二十四歲時，樂清縣學落成，王十朋能文賦詩，他的蓋世才華震動了浙南詩壇。

由於當時朝廷政治腐敗，奸臣秦檜專權，科場黑暗，王十朋縱然才華出眾，卻屢試不第。直到紹興二十七年（一一五七），秦檜死後，高宗主持殿試，王十朋以「攬權」中興為對，中進士第一，被點為狀元。

王十朋從政後，初授承事郎，兼建王府小學教授。後來，王十朋先後出任侍御史，出知饒州、夔州、湖州、泉州四州知州。

乾道四年（一一六八），王十朋任泉州知州，乾道五年（一一六九）冬，王十朋卸任，離開泉州。據說，當地百姓涕泣遮道，苦苦挽留，還效仿饒州百姓挽留王十朋的做法，把他必經的橋樑拆斷（後重建，以「梅溪」為名）。王十朋只好繞道離去，百姓們跟隨出境，一直送到仙遊縣楓亭驛才肯返回。

乾道七年（一一七一），王十朋被任命為太子詹事，因病以龍圖閣學士致仕。七月，王十朋因病去世，宋光宗追賜諡號「忠文」。

王十朋以名節聞名於世，剛直不阿，批評朝政，直言不諱，力主抗戰，被稱頌為真御史。他一生清廉，品德高尚，學識淵博，詩文自有風格，對《春秋》《論語》《尚書》尤有研究，著有《梅溪集》《春秋解》《論語解》《尚

書解》等。

朱熹稱其文「規模宏闊，骨骼開展，出入變化，俊偉神速」；稱其詩「渾厚質直，思惻條暢，如其為人」；並將他與諸葛亮、杜甫、顏真卿、韓愈、范仲淹五君子相提並論。《四庫全書總目》說：「十朋立朝剛直，為當代偉人。」

另外，王十朋與佛教的因緣也深。王十朋由嚴首座轉世而來，這是中國佛教史上比較著名的公案之一，在《樂邦遺稿》^①《天臺山志》^②《臺郡志》^③當中均有記載。

嚴闍梨，俗姓賈，字伯威，是王十朋的舅公。年少時出家於明慶寺，拜知性和尚為師，後來成為宋代高僧，人稱「嚴首座」。

王十朋出生當年正月，他的祖父王格曾夢見嚴闍梨前來，手捧一大束花送給他，卻又忽然不見了。嚴闍梨就在這個月圓寂，王十朋的母親萬氏恰於這個月有孕。

王十朋小的時候眉毛濃重，目深神藏，不僅相貌與舅公嚴闍梨十分相似，而且聰明悟性也與嚴闍梨十分相像。王十朋小的時候曾在賈忞鹿巖求學，他的表叔賈元達說：「此子眉目類吾伯嚴闍梨，他日能文未可知也。」

王十朋在《記人說前生事》當中說，自己小的時候，每次有鄉僧見到他，都會說「這個小孩兒是嚴伯威的後身」。

王十朋在一首詩中說：「前身嚴闍梨，蔬氣端不除。」又在自註中說：「或云予前生為嚴闍梨，因以戲云。」看來，當時他對於大家說他是由嚴首座轉世而來的說法並沒有相信，只是當作戲言罷了。

雖然王十朋心中有所懷疑，但人人都這樣說，不免心中有疑，於是他便

去向叔父寶印禪師問嚴闍梨之事。寶印禪師對他說：「嚴闍梨是你祖母的兄長，是我的舅父，而且是天臺宗的高僧。他博學多才，擅長詩文，曾經與法潛、思聰、文學家蘇軾有過詩文往來。他戒行嚴謹，專精天臺宗教義，江浙間人所共知，倍受推崇。」

後來，王十朋做了一個夢。在夢裏，他來到一個地方，那裏峰巒秀異，林木陰邃，並且有僧人在其中來往。王十朋所在的位置有一座石橋，橋上有一塊石碑，他就走到石碑前看碑文。這時，有一個僧人對他說：「這是您前生所寫。」王十朋追問僧人自己的前身是何人，僧人說「是嚴首座」。

過了幾年，王十朋來到石橋寺，寺中的僧人事先夢到迎接嚴首座，第二天，王十朋便來到了寺院。在寺中遊歷中，王十朋所見與他夢中的情景完全一致，所以他就寫了一首詩：

石橋未到已先知，入眼端如入夢時；

僧喚我為嚴首座，前身曾寫此橋碑。

可見，時至此時，王十朋才真正相信了自己確實是嚴首座的後身。

王十朋對嚴闍梨深懷敬仰，曾作《潛澗嚴闍梨文集序》《潛澗嚴闍梨塔銘》《跋嚴伯威墨蹟》三篇文章。他在《潛澗嚴闍梨文集序》中認為，古之高僧垂名於不朽，皆因與當時知名之士從遊，得以抬升身價；而嚴闍梨隱於潛澗，可謂「師真非常人，惜乎避跡於桑門，無賢士大夫與之遊，推揚而誇大之，遂使其名泯滅而無聞。」

在《潛澗嚴闍梨塔銘》一文中，王十朋又讚歎道：

師之道，儒律禪教，咸臻其要。
師之技，歌詩文翰，咸極其致。
師之節，公卿大夫，不屈而渴。
師之訓，子傳教觀，孫傳心印。
師之廬，左琴右書，山高澗適。
師之塔，明珠遺骨，千古不滅。

王十朋出生在佛教盛行的宋代，加上家學淵源，他的一生也與佛教有著不解之緣。

王十朋曾與佛門中人來往甚密，如潛老大師、覺老大師、德芬大師等。他在《寄僧覺無象》中寫道：

我昔居鹿巖，時來潛澗游。
西坡訪覺老，終日為遲留。
高談窮古今，滿坐風生秋。
令我名利心，一聽渾欲休。
論詩出古律，有唱無不酬。
篇章溢謙素，錦繡爛然浮。
此老豈易得，當於前輩求。
吾生限太晚，見師已白頭。

從詩句看來，王十朋在鹿巖居住時，時常與覺老大師談古論今，並感嘆與高僧相見恨晚。

在王十朋的詩文中，也不自覺地流露出佛教的意蘊，如「月臺無屋有空壇，空處觀空眼界寬。不惹世間塵一點，冰輪心境兩團團」；「但能造得儒宗語，便是能傳佛隴心」。

然而，縱觀王十朋的詩文，他的儒家思想根深蒂固，時時透露出不入佛門的心意。

王十朋曾在詩中說：「淵明修靜不談禪，孔老門中各自賢」；「聞師結蓮社，且莫事真修。我狂似靈運，此志那能投」；「回首白蓮社，姑作陶淵明」。

他的意思是說，陶淵明的一生修靜不談禪，而是在儒家與道家門中求學

不倦；聽說有人結蓮社，恐怕我不能如說修行，我的性情狂放如同謝靈運，哪裡能夠投身其中呢？每當想起白蓮社，自覺還是做陶淵明那樣的人為好。

在這些詩句當中，王十朋自比陶淵明，以白蓮社暗喻佛教，反映出他對佛教有意保持距離的基本態度，倡言修心，並無意投身佛門。

清代高僧印光大師在談到這段公案的時候，曾經引用蓮池大師的話來表達感慨^④。

蓮池大師說，我聽古德說，士大夫英明聰敏過人，多由高僧轉世而來，但也曾經懷疑，既然是高僧轉世，為什麼會多半迷失於紅塵，重續佛緣的人少之又少呢？想來身在五濁惡世，退緣多多，縱然曾為賢者，也難免如此啊！

印光法師在《復丁福保居士書五》中說：「王十朋、蘇東坡、黃庭堅、曾魯公等，皆是前生錚錚出眾之高僧。而此生已不如前生，來生又不知如何

結局。思及此，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若不發憤專修，仗佛慈力，往生淨土一法者，非夫也。」

① 永嘉王十朋狀元前身即萬年山嚴首座。嚴曾手寫石橋一碑而現在。狀元一日遊山，次到石橋庵禮方廣。應真庵僧是夜忽夢嚴首座到山，夢覺思惟：「嚴公圓寂已久，何緣到此？」侵晨乃狀元王公至。首僧言其夢，王亦自說平生多夢入此中，信知不謬。因賦二詩以見意：「路隔仙凡意可通，石橋容我踏長虹；橋旁方廣神遊久，不在登臨杖屨中。」「石橋未到先已到，入眼端如入夢時；僧喚我為嚴首座，先身曾寫此山碑。」

② 王十朋記人說生前事：予少時，有鄉僧每見予，必謂曰「此郎，嚴伯威後身也」。予不曉所謂。既而訪諸叔父寶印大師，叔父曰：「嚴闍黎，字伯威，汝祖母賈之兄、吾之舅氏，且法門之師也。博學詩文，戒行修飭，有聲江浙間，為士俗所推重。汝父母既以無子為憂，禱求甚力。至政和壬辰（宋徽宗年號，西元一一二二年）之正月，吾師卒。汝祖一夕夢吾

師至其家，手集眾花，結成一大毬字，奉汝祖而遺之曰：『孝祖君家求此久矣，吾是以來。』忽不見。是月汝母有娠，至十月而汝生。吾師眉濃黑而垂，目深而神藏；兒時能誦千言，喜作詩。人以汝眉目及趣好類之，且符所夢。」

予幼從學鹿巖，人有指予眉垂目藏而靳（戲而相愧曰靳）之者。表丈賈元達曰：「此子眉目類吾伯嚴闍黎，他日能文，未可知也。」然嚴闍黎智慧名德卓卓如許，縱未脫輪迴，當復生人間世為大善知識。胡為於滅度之後，鍾成迂愚魯鈍之性，現此窮薄困苦相耶？

予嘗寫字作文貽寶印（法師）叔父，叔父曰：「人言汝吾師也，文僅似之，字乃爾不同耶？」嚴闍黎尤工筆札，予最不善書故也。紹興庚午（南宋高宗年號，西元一一五〇年，王十朋三十八歲）七月二十日，因作文

寫字，兩俱不佳，愧而曰：「嚴闍黎，汝前生食蔬何多智，今生食肉何許愚也？」用記之。

- ③ 王十朋自云，嘗夢遊至一處，見峰巒秀異，林木陰邃，有僧往來其間。旁有石橋，予立橋畔，見一碑，讀之。僧曰：「公前身所書也。」叩其何人？曰「嚴首座也」。紹興中，十朋道經石橋寺，寺僧先夢迎嚴和尚，詰旦而十朋至。十朋覽其山水，一如夢中所見。因題詩曰：「石橋未到已先知，入眼端如入夢時；僧喚我為嚴首座，前身曾寫此橋碑。」

- ④ 蓮池大師曰：「愚聞之古德云：『士大夫英敏過人者，多自僧中來。』然嘗疑之：迷而不返者十九，不負宿因者十一。其故何也？五濁惡世，多諸退緣，賢者所難免也。」

七、雁蕩僧後身為秦檜

夢中石室尚依然

遊宦於今二十年

欲了世緣何日了

服膺至教但拳拳



秦檜（一〇九〇～一一五五），字會之，生於黃州，籍貫江寧（今江蘇南京）。

秦檜的父親叫秦敏學，曾做過玉山縣令、靜江府古縣（今廣西永福縣）縣令。秦檜早年做過私塾教師，靠微薄的學費度日，他對自己的生活處境很不滿意，曾作詩說：「若得水田三百畝，這番不做猢猻王。」

政和五年（一一一五），秦檜進士及第，補為密州教授，接著又考中詞學兼茂科，任太學學正。

宋欽宗時期，秦檜歷任左司諫、御史中丞。靖康二年（一一二七），因上書金帥，反對立張邦昌，隨徽、欽二帝被俘至金國。宋高宗建炎四年（一一三〇），秦檜逃回臨安，力主宋金議和。紹興元年（一一三一），擢參知政事，隨後拜相，次年被劾落職。紹興八年（一一三八），秦檜再次拜相，前後執政十九年。

秦檜曾被封為秦、魏二國公，深得高宗寵信。紹興二十五年（一一五五），秦檜病逝，贈申王，諡忠獻。開禧二年（一二〇六），宋寧宗追奪其王爵，改諡「謬醜」。

秦檜在南宋朝廷內屬於主和派，奉行割地、稱臣、納貢的議和政策。第二次拜相期間，他極力貶斥抗金將士，阻止抗金；同時，秦檜結納私黨，斥逐異己，屢興大獄，是中國歷史上臭名昭著的奸臣之一。

紹興十年（一一四〇）七月，宋軍諸路戰線捷報不斷：張俊攻克濠州，王勝攻克海州，岳飛於郾城大敗金兀朮。八月，秦檜力主和議，罷黜反對和議的喻樗、陳剛中等七人。九月，高宗在秦檜唆使下，曉諭韓世忠罷兵，諸路將帥皆被召回，蔡州、鄭州、淮寧府等地再次落入金人之手。

紹興十一年（一一四一）二月，兀朮再次南下，宋將邵隆、王德等連戰皆捷，收復商州、廬州等地。三月，秦檜傳諭張俊、楊沂中、劉錡班師，濠州失陷，金兵北還。四月，秦檜密奏高宗「論功行賞」，收回諸將兵權，韓世忠、張俊、岳飛相繼回朝，分別被任命為樞密使和副使。九月，兀朮有求和之意，秦檜上奏宋廷，派劉光遠、曹勳出使金國，商議以淮水為界，宋朝割讓唐、鄧二州。十月，秦檜讓諫官萬俟卨彈劾岳飛，張俊又誣告岳飛部將張憲謀反，岳飛父子被押送大理寺，後被賜死獄中。

秦檜的賣國行為歷來為世人所不恥，歷史名人多有評價。

朱熹說：「秦檜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萬死而不足以贖買。」

梁啟超說：「其下者，則巧言令色，獻媚人主，竊弄國柄，荼毒生民，如秦之趙高，漢之十常侍，唐之盧杞、李林甫，宋之蔡京、秦檜、韓侂胄，

明之劉瑾、魏忠賢，穿窬鬥筭，無足比數。」

百姓們對秦檜的無恥行徑更是深惡痛絕，並逐漸形成了許多民間傳說。

民間傳說，岳飛被秦檜夫婦施計殺害於風波亭，軍民對此無不義憤填膺。臨安一戶飲食攤販得知消息後也深感不忿，就搓捏了形如秦檜和王氏的兩個麵人，絞在一起放入油鍋裏炸，並稱之為「油炸檜」，人們為了發洩憤怒，便爭相購買。隨著顧客越來越多，店鋪就簡化製作工序，直接把兩條麵纏繞起來油炸，成為現今常見的炸油條。至今，有些地方仍有把油條稱為油炸檜或油炸鬼。

元代時，人們在秦檜墓前便溺以表快意，謂之「遺臭塚」。有詩曰：「太師墳上土，遺臭遍天涯。」明代時，有人在岳飛墓前種檜樹，一劈為二，名曰「分屍檜」。清朝秦澗泉來到西湖岳飛墓前，自稱「人從宋後少名檜，我

到墳前愧姓秦」。傳說有一地上演與秦檜相的劇目，忽然有人衝上臺，將飾演秦檜的演員刺死，足見秦檜名聲之臭。

隆興元年（一一六三）七月，宋孝宗下詔，追復岳飛官爵，以禮改葬杭州西子湖畔的棲霞嶺，岳飛一案完全平反昭雪。其後，秦檜的跪像在全國各地不斷湧現出來。

後人又鑄成秦檜與其妻鐵像，跪在岳飛墳前，來朝拜岳飛的都用鐵板痛打二人鐵像，並便溺於鐵像之上，以此來洩恨。

後來，有一位秦姓浙江巡撫說，這兩個岳飛墳前的鐵像受人便溺，污穢了岳飛的墳墓，便把鐵像投入西湖，以使岳飛墳墓常得清淨。不想自此以後，西湖的水變得惡臭無比，再也無法飲用。還有人經常看見湖面漂浮著死屍，等到有人前去打撈，卻又沉了下去。官府貼出告示，召集船隻，集中打撈，

打撈上來的卻是被扔入湖中的鐵像。可見秦檜罪業的深重，便又把鐵像重新放回了岳飛墳前。直到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岳飛墳前仍然污穢不堪。

但是，秦檜這樣一個遺臭萬年的人傳說竟是僧人轉世。《印光大師文鈔》

①中說，秦檜的前身是一位雁蕩山的僧人。

《樂邦遺稿》②中有《秦太師留題雁蕩靈峰寺》文，比較詳細地記載了這段公案。

文中說，在秦檜還沒有出生前，他的母親忽然夢到一位身材魁梧的僧人登門化緣。秦檜的母親問道：「你是哪裡的僧人？」僧人答道：「我來自溫州雁蕩峰。」僧人還說，他與秦家有緣，請求借宿一晚，秦檜的母親高興地同意了。後來秦檜長大成人，並步入仕途。

有一天，秦檜做了一個夢，夢見自己在岩洞中打坐，他感到非常詫異。

後來秦檜因故來到雁蕩山靈峰寺，遊五百羅漢洞，感覺似曾相識，又想到他的母親給他講過的夢境，便在石壁上寫下了一首詩：

夢中石室尚依然，遊宦於今二十年。

欲了世緣何日了，服膺至教但拳拳。

秦檜的故事進一步說明了，一生不了道，輪迴墮落，太可怕了。

① 秦檜，前生乃雁蕩山僧，以前生之修持，為宋朝之宰相，受金人之賄賂，事事均為金謀，殺金人所怕之岳飛。凡不與伊同謀者，或貶謫，或誅戮。卒至死後永墮地獄，百姓恨無由消，遂以麵作兩條（秦檜與夫人）共炸而食之，名之為「油炸檜」。又鑄鐵像，跪於岳墳前，凡拜岳墳者，皆持木板痛打，又向其頭其身尿以洩恨。後有姓秦的，作浙江巡撫，謂鐵人於岳墳前被人尿，污穢岳墳，投之西湖，俾岳墳常得清淨。自後西湖水臭，不堪食用。常見湖中漂幾死屍，及去打撈，又沉下去。因茲出告示，多來船舫，圍而打之，則是鐵鑄之秦檜，與其夫人，並金兀朮。知其罪業深重，仍令安置墳前，被人打尿。光於民國十年（一九二一），至岳墳，仍舊尿得污皂不堪。

② 高廟朝太師秦公檜太夫人未生公之日，忽夢一僧，古貌魁岸，登門化緣。夫人諾之：「汝何處僧？」答曰：「我自溫州雁峰來，自省與宅中有緣，求托一宿也。」夫人喜諾之，繼而乳於公。洎公之長登士路，一宵偶夢，入岩穴中禪坐，心甚異之。後因歷官即道台溫，泊於靈峰即遊五百羅漢洞，顧見岩穴幽奇，石壁峭峙，晃然如舊物。遂思太夫人初生之夢，乃作絕句題於壁：「夢中石室尚依然，遊宦於今二十年；欲了世緣何日了，服膺至教但拳拳。」

八、敬寺僧後身為岐王子

岐王宅裏尋常見

崔九堂前幾度聞

正是江南好風景

落花時節又逢君



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

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

這是唐代著名詩人杜甫的名詩——《江南逢李龜年》，詩中提到的岐王，正是敬寺僧後身李瑾的父親——李範。

岐王李範，是唐睿宗李旦的第四子，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弟弟，被封為岐王。他本名李隆範，後為避李隆基的名諱改為李範。李範雅善音律，以好學愛才著稱。

李範身邊聚集了眾多的文化墨客，一句「岐王宅裏尋常見」即可知道。詩人杜甫、王維、崔顥，音樂家李龜年等，都與岐王交往甚多。

就是這樣一位人緣極好，又善音律的王爺，卻也有煩心事，那就是他雖然年屆中年，卻始終膝下無子。為解無子之憂，岐王不得已，便向道士靜能求救，終於喜得一子，取名李瑾，但這位李瑾卻是有些來歷的。

《樂邦遺稿》中說：

廣異志曰：唐開元中，岐王範以無子，求道士葉靜能奏天曹。報云：「範分當無子。」靜能又牒送天曹。天曹不得已，遣二使者，取愛敬寺僧為之子。二使誤至聖善寺，取某大德。其僧曰：「某平生修兜率天業，不當為人作子。」二使者乃去。時愛敬寺僧竟以此日亡。經一年岐王得一子。方六、七歲，恒求往愛敬寺遊玩。王縱之，每見僧如舊識者。無何長大，乃多好彈射之事，斯亦逐物則意移也。

這段文的大意是說，在唐朝開元初年，岐王李範因為沒有兒子，便請道士靜能為他奏請天曹，求上天賜給他一個兒子。天曹回答說，李範命中無子。靜能又第二次奏請天曹，為李範求子。天曹不得已，便派二差使索取一個和尚來做岐王李範的兒子。可是這兩個差使卻陰差陽錯地跑到了聖善寺大德和尚的房中，和尚說：「我平生修兜率天業，不應當去為人子，應該是愛敬寺的一個僧人去投生吧？」聽了老和尚的話，兩個差使便離開了聖善寺。恰好在這一天，愛敬寺的一位僧人離世。一年以後，岐王李範果然得一子，便是李瑾。

李瑾長到六、七歲的時候，非常喜歡去愛敬寺遊玩，岐王知道其中原因，就任憑他隨便到那裏去玩耍。李瑾見到愛敬寺的僧人，就好像是見到了舊相識一樣，十分親切。然而李瑾長到十多歲時，性情大變，不行善事，特別喜歡玩彈弓，竟然把寺院裏的鴿子全都用彈弓打光了。

宗曉法師在引述《廣異志》的原文後，特別加了一句話：「斯亦逐物則意移也。」

這句話只有短短數字，大意彷彿也只是說「這是環境的變化，導致了李瑾性情大變」。可是，如果細細品味，這句話更深層次的意思應該是在說，李瑾前世是一位僧人，本可今生繼續嚴守戒律，志求出離，雖然幼時有些前世記憶，而與愛敬寺頗有因緣，但今生受環境的影響，逐物好樂，終致前世向道之意漸漸磨滅、轉變，反而殺生造業，樂此不疲，還不如一個普通人。宗曉法師的語句，一種無盡的慨嘆與惋惜之情溢於言表。

據其他關於岐王李範子嗣的史料記載，「有一子李瑾暴卒，以薛王李業之子李珍嗣岐王。」這就是說，李瑾雖出生在富貴之家，卻早夭暴卒，最後，

只好由李業之子李珍承襲了岐王之位，誠可慨嘆。

由此也可見得，宗曉法師的慨嘆是有依據的，並非空穴來風。只是不知那位愛敬寺僧人離開李瑾的軀體之後，又要淪落何方了。

九、乘禪師後身為韓氏子

乘禪師者

受持法華精勤匪懈

命終託河東薛氏為第五子



蓮池大師在《竹窗二筆》中提到「乘禪師為韓氏子」，可是在現存的資料中查不到乘禪師轉世為韓氏子的具體事蹟，而在《續高僧傳》《樂邦遺稿》《法苑珠林》中，均記載了元魏年間的乘禪師轉世為薛氏子的事情，這三部著作所敘述的內容大致相同。古代刻板出現訛誤，將薛氏子刻為韓氏子，亦未可知。《續高僧傳》中記載：

又元魏北代，乘禪師者，受持《法華》精勤匪懈，命終託河東薛氏為第五子。生而能言，自陳宿世不願處俗。其父任北肆州刺史，隨任便往中山七帝寺，尋得本時弟子，語曰：「汝頗憶從我度水往狼山不？乘禪師者我身是也，房中靈幾可速除之。」父母恐其出家，便與納室，爾後便忘宿命之事，而常興厭離，端拱靜居。

這段話的意思是：在元魏（即北魏三八六—五五七年）時，有一個乘禪師，專門受持讀誦《法華經》，精勤不懈。命終之後，投生於河東薛氏家為第五子。他一生下來就能說話，自己講說前世曾作僧人的經歷，表達今世還想出家，不願在俗的心願。他的父親任北肆州刺史時，他隨父前往後，便到當地山中之七帝寺，找到當年自己的弟子，就對弟子說：「你還記得當年我從這裏渡水往狼山嗎？我就是當日的乘禪師，可以把房間裏我的靈位速取下來。」他的父母不想讓他出家，就替他娶了妻室。不久以後，就忘了前世的事情了。但是他還常常產生厭離世俗之念頭，並喜好獨處靜思。

十、善旻後身為董司戶女

汝為方外人而受俗人供養

倦倦有欲報之意

以某觀之

他日必為董氏子矣



在《樂邦遺稿·旻師為董司戶作女》中記載：「夷堅志曰：僧善旻者長沙人也，住持洪州觀音院，已而退居光孝之西堂。紹興二十三年（一一五三）秋得病，鄱陽董述為司戶。攝新建尉，居寺之側。憐其病，日具粥餌供之。旻食之，必再三致謝。光孝主僧祖璿語之曰：『汝為方外人而受俗人供養，倦倦有欲報之意。以某觀之，他日必為董氏子矣。』旻雖感其言，終不能自免。時董妻注氏方娠，旻病益篤，以十月一日巳時死。寺中方撞鐘誦佛，外人有入者云：『司戶妻媿身得女子矣。』時刻恰同，人頗信之矣。」

其中提到的《夷堅志》是宋朝著名的志怪小說集，作者洪邁（一一二二—一二〇二），字景廬，別號野處，南宋鄱陽（今江西波陽）人。曾任知州、中書舍人兼侍讀、直學士院、端明殿學士等官職，並兼修國史。據《宋史》本傳載，洪邁幼而強記，博極群書，自經史百家，乃至稗官小說，靡不涉獵，因而知識淵博，著作甚豐，除《夷堅志》外，還著有《史記法語》《南朝史精語》《經子法語》《容齋隨筆》等書。

《夷堅志》為洪邁晚年所著，書名取自《列子·湯問》中「夷堅聞而志之」語意，記載的是傳聞的怪異之事。這部書搜羅廣泛，卷帙浩瀚。內容多為神仙鬼怪，異聞雜錄，襍祥夢卜，記載了宋人的一些逸文軼事、詩詞歌賦、風尚習俗以及中醫方藥等。宋元以來，有不少話本和戲曲都取材於《夷堅志》的故事。《夷堅志》不僅在文學史上有一定價值，同時也是研究宋代社會史的有用資料。

在《夷堅志》這本書上說，有一個僧人善旻，本是長沙人，先在洪州觀音院作住持，後來從光孝寺的西堂首座位置上退下來，紹興二十三年（南宋一一五三）的秋天生了病。鄱陽（位於江西東北部）有一個人叫董述是當地

的官員，居住在寺院附近。憐憫他生了病，每天給他送粥飯。善旻吃了飯，必然再三表示感謝。光孝寺的住持僧祖璿對他說，你是方外人而受俗家人供養，在你的心中一直有報答的心意，以我看來，他日你一定為董家的子孫。善旻聽了雖然也有所感觸，終究不能自免。當時董述的妻子注氏正在懷孕，善旻病得也越來越沉重。至十月一日巳時善旻斷氣，寺院裏開始撞鐘稱誦佛號，有外人進來說，董司戶的妻子分娩生了個女子。善旻的斷氣與董司戶妻子的分娩，恰好同一個時刻，人們更加相信僧人善旻的確轉世為董司戶的女兒了。

後記

乘此時機

正好念佛



在披尋古籍，搜羅資料，連綴成文過程中，發現這些公案雖時代有別，個人經歷亦不同，但其實也有很多共性，頗能啟迪後人。

一、這些人前世作為一個禪宗行者，修行程度往往比較高（若不如此，恐也難在史籍留名），如此高超的修行境界，放在今天恐怕都是令萬眾矚目、讚仰、欽佩無加的高僧，但終究卻沒能脫離六道，再度轉生為人，殊為可嘆，值得後人們仔細思考。此可充分說明印光大師所言，禪宗之悟並不同於證，一個人可以悟境高超，但並不意味著他就同時具有超脫六道的實證力量。

二、這些人後一世往往智慧超群，才氣過人，乃至聲名顯赫，世福洪厚。這是因為前世佛門中修福修慧，故能招得此報。而禪宗本來就是接引「上上根」人，雖然轉生，但餘習尚存，很多可體現在其詩文之中，其詩文境界往往高遠空靈、開闊豪邁，格調超俗，禪意超拔。由此思之，古之士大夫，今

之知名學者、文人、高官等等，恐其多從前世此類修行人群中轉來，故能智慧文采越人一格。

三、這些人轉生後多半還保留有前世修習佛法的習氣，或淺或深，但多數越轉越輕，越轉越淡，甚至如秦檜者，前世為僧，下生竟轉生為萬世遭人唾罵之極大惡奸，其心意與佛教可說完全相背。經中說，聲聞有入胎之昧，菩薩有隔陰之昏，一個人經歷投胎、入胎、出胎，前世的修行之意，磨滅者多，增進者少，誠然娑婆行道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四、這些人經過輪迴轉生，濟度眾生之力轉趨於弱，別的不說，這些人前世為僧，今世卻難再披上僧衣，只能做個居士。龍樹菩薩云：「菩薩若遠離諸佛，便壞諸善根，沒在煩惱，自不能度，安能度人。如少湯投大冰池，雖消少處，反更成冰。菩薩未入法位，若遠離諸佛，以少功德，無方便力，

欲化眾生，雖少利益，反更墜落。」故有宋朝元照律師開始發願生生世世在娑婆世界度眾生，鄙視淨土，後得大病，方曉自己之前有多麼自不量力，在生死巨壑面前，自力是多麼的卑微，他力是多麼的可貴，自此始發願求生西方。

五、史籍之中，宋人居多。細考緣由，大概宋前之人，根機尚猛利，多有藉參禪之力了生脫死；而宋後之人，根機更不堪，口口說空，步步行有。如有人即曾問虛雲大師：「老和尚座下修持有心得者究有幾人？」大師答：「現在連找一個看門人竟不可得，遑言其他。」此類人下生轉世為普通人已屬萬幸，多數人身都恐難保。故而史籍中此類公案，多見宋人，根機不如前人，但尚能從參禪中得到少分受用，根機強過後人，但始終難以藉自力了斷生死，故而前世參禪，聲名遠播，第二世世福洪廣，又具顯赫名望，然而終因不出輪迴，成為後人擇法之反面教材。

綜上，靠參禪來了生脫死太難太難，不是禪宗教法不行，是時去境轉，五濁增盛，人們根機普遍不堪。如宋朝天如惟則大師所言：「今此國中，四惡苦趣，因果牽纏。外道邪魔，是非扇亂。美色淫聲之相惑，惡緣穢觸之交侵。既無現佛可依，又被境緣所撓。初心悟達之人，鮮有不遭其退敗者。」所以永明延壽大師論斷：「有禪無淨土，十人九蹉路。」

禪宗之難，難在完全靠自力，淨土法門易，易在絕對仰仗佛力。今五濁轉盛之末法，念佛生西，一了百了，今正是時，如昔者弘一大師臨別贈人紙片上珍重之言：乘此時機，正好念佛！

附一、三生石的故事

三生石上舊精魂

賞月吟風不要論

慚愧情人遠相訪

此身雖異性常存



杭州西湖邊上有一塊三生石，這塊三生石是一塊狀貌奇特磊落的巨石，在與飛來峰相連接的蓮花峰東麓，是「西湖十六遺跡」之一。該石高約十米，寬二米多，峭拔玲瓏。石上刻有「三生石」三個碗口大小的篆書及《唐·圓澤和尚·三生石跡》的碑文，記述「三生石」之由來。石上有唐、宋時的題詞石刻，大多已不能辨認，只有元至正元年（一三四一）秋九月太史楊瑀、翰林張翥等人的題詞仍然清晰可見。

三生石的故事最早出現在唐代袁郊的《甘澤謠》裏，後又被收錄進《太平廣記》中，到了北宋，曾二度出任杭州地方官的東坡居士根據這些素材作了《僧圓澤傳》。

「三生石」的傳說多被人們認為是「守信」的象徵，從而倍受讚賞，但以佛教的眼光看來，一位追求出世的名僧，卻重墮輪迴，實在是大不幸。

事情發生於唐朝代宗大曆年間（七六六—七七九），距離蘇東坡的年代並不遠。富家子弟李源，生活奢侈，善於歌詠，在當時很出名。不幸父親光祿卿李登在安史之亂中死去而悲憤交加，發誓不做官、不娶妻、不吃肉，把自己的家捐獻出來改建為慧林寺，請圓澤禪師為住持，並住在寺裏修行。

圓澤禪師，很懂音樂，李源和他成了要好的朋友，常常坐著談心，一談就是一整天，沒有人知道他們在談什麼。

有一天，他們相約共遊四川的青城山和峨嵋山，李源想走水路從湖北沿江而上，圓澤卻主張由陸路取道長安斜谷入川。李源不同意，說：「我已經斷絕了與世事的來往，怎麼可以再取道京師呢？」圓澤沉默了好久，說：「一個人的命運真是由不得自己呀！」

於是，一起走水路，到了南浦，船靠在岸邊，看到一個穿花緞衣褲的婦人

背著瓦罐正到河邊取水，圓澤看著就流下淚來，李源問：「一路上像這樣的婦女，不知道有多少，您為什麼這樣悲傷呢？」圓澤對李源說：「我不願意走水路就是怕見到她呀！」李源吃驚地問他原因，圓澤說：「她姓王，我應當做她的兒子，因為我不肯來，所以她懷孕了三年還生不下來，現在既然遇到了，就不能再逃避。現在請你用符咒幫我速去投生，三天以後給嬰兒洗澡的時候，請你來王家看我，我一笑作為證明。十三年後的中秋夜，你來杭州的天竺寺外，我一定來和你見面。」

李源一方面悲痛後悔，一方面為他洗澡更衣，到黃昏的時候，圓澤就坐著去世了。河邊所見的婦人也隨之生產。

三天以後李源去王家，果然那個婦女生了一個男孩。李源便把圓澤禪師的事情告訴了王氏，要求見一見嬰兒，嬰兒見到李源果真一笑。

王家拿錢把圓澤埋葬在山下。李源再也沒有心思去遊山，就回到慧林寺，寺裏的徒弟才說出圓澤早就寫好了遺書。李源也因此更加知道圓澤禪師不是平常人。

十三年後，李源從洛陽到杭州西湖天竺寺，去赴圓澤的約會，到寺外忽然聽到葛洪川邊傳來牧童拍著牛角的歌聲：「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常存。」（我是過了三世的昔人的魂魄，賞月吟風的往事早已過去了；慚愧讓感情深厚的友人跑這麼遠來探訪我，我的身體雖變了心性卻常在。）

李源聽了，知道是圓澤的後身，就上前問道：「圓澤公，你還好嗎？」

牧童回答：「李公真是守信的人，可惜我的俗緣未了，不能和你再親近，我們只有努力修行不墮落，將來還有會面的日子。」隨即又唱了一首歌：「身

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尋已遍，卻回煙棹上瞿塘。」（身
前身後的事情非常渺茫，想說出因緣又怕心情憂傷；吳越的山川我已經走遍
了，還是把煙波上的小舟掉轉到瞿塘去吧！）牧童於是騎著牛離開，不知道
往哪裡去了。

再過三年，大臣李德裕啟奏皇上，推薦李源是忠臣的兒子又很孝順，請
給予諫議大夫的官職。但這時的李源早已看破了世情，不肯就職，後來在寺
裏死去，活到八十歲。

在《龍舒淨土文》《印光法師文鈔》中，也有關於圓澤轉世的記載，雖
然與《僧圓澤傳》和《太平廣記》小有區別，但大意完全一致，並多有警示
之語。

圓澤禪師能曉得過去未來，有坐脫立亡的本領，還不能了脫生死，逃避
胞胎，何況我們這樣具足煩惱的凡夫，一點本事也沒有，如果不念佛求生西
方，要想了生死，是做夢亦夢不到的。仗自力了生死，是這樣的難，仗佛力
了生死，又是那樣之容易，而世上的人每每捨佛力而仗自力，真太莫名其妙
妙了。

附二、以古為鑒 力修淨業

印光大師文

以果地覺
為因地心
因該果海
果徹因源



近來佛法，約居士邊論，似乎大興，約僧眾邊論，則絕無興相。何以故？

居士多以念佛為主。僧眾之應酬經懺者，日只以為人念經拜懺為正事，修持一事，置之度外。有正念者，歸於宗門。參禪一事，非小根行人所做得到。

即做到大徹大悟地位，而煩惱未能斷盡，生死仍舊莫出。現在人且勿論，即如宋之五祖戒（五祖，寺名。師戒禪師住五祖寺。故名五祖戒。）、草堂清、真如喆，其所悟處，名震海內。

而五祖戒後身為蘇東坡。東坡聰明蓋世，而不拘小節，妓館淫坊，亦常出入。

可知五祖戒悟處雖高，尚未證得初果之道，以初果得道共戒，任運不犯戒（任運者，自然而然也。）。未證初果者，要常常覺照，方可不犯。初果則自然而然不至犯戒。

如耕地，凡所耕處，蟲離四寸，道力使然。若不出家，亦復娶妻，而雖以要命之威力脅之，令行邪淫，寧肯捨命，終不依從。東坡既曾出入淫坊，則知五祖戒尚未得初果之道力，說什麼了生死乎？

真如喆後身，生大富貴處，一生多受憂苦。既知其生大富貴處，又不明指為誰者，得非宋之欽宗乎？

金兵相逼，徽宗禪（音縉，傳也。）位於太子，始末二年，遂被金兵擄徽欽二宗去，均向金稱臣，死於五國城。以真如喆之悟處，生於皇宮之大富貴處，此之富貴，也是虛名，一生多受憂苦，乃是實事。以大國皇帝，被金擄去為金臣，可憐到萬分了。

草堂清後身作曾公亮，五十歲拜相，封魯國公。然於佛法亦甚疏遠，未及東坡之通暢矣。

海印信，亦宋時宗門大老，常受朱防禦（防禦，武官名。）家供養。一日，朱家見信老入內室，適生一女，令人往海印寺探，則即於女生時圓寂。此語杭州全城皆知。至滿月日，圓照本禪師，往朱防禦家，令將女兒抱來，女兒一見圓照

即笑。圓照呼曰：「信長老，錯了也。」女孩遂一慟而絕。死雖死矣，還要受生，但不知又生何處。

秦檜，前生乃雁蕩山僧，以前生之修持，為宋朝之宰相，受金人之賄賂，事事均為金謀，殺金人所怕之岳飛。凡不與伊同謀者，或貶謫，或誅戮。卒至死後永墮地獄，百姓恨無由消，遂以麵作兩條（秦檜與夫人）共炸而食之，名之為油炸檜。又鑄鐵像，跪於岳墳前，凡拜岳墳者，皆持木板痛打，又向其頭其身尿以洩恨。

後有姓秦的，作浙江巡撫，謂鐵人於岳墳前被人尿，污穢岳墳，投之西湖，俾岳墳常得清淨。自後西湖水臭，不堪食用。常見湖中漂幾死屍，及去打撈，又沉下去。因茲出示，多來船舫，圍而打之，則是鐵鑄之秦檜，與其夫人，並金兀朮。知其罪業深重，仍令安置墳前，被人打尿。光於民國十年（一九二一），至岳墳，仍舊尿得污臭不堪。

夫以五祖戒、草堂清、真如喆之道德，尚不能了生死。而為大文宗、為宰相，已遠不如前生。至喆老為皇帝，而為臣於虜廷，則可憐極矣。秦檜之結果，令人膽寒而心痛。以多年禪定工夫，後世得為宰相。一被金人之賄賂所迷，直成香臭、好歹、忠奸不知之癡呆漢。及至打尿其像，炸食其身，千百年來，尚無更改。參禪人以宗自雄，不肯仗佛力以了生死者，倘一念此結果，能不自反曰：仗自力與仗佛力相差懸遠，曷若專修淨業，以祈現生了脫之為愈乎？宋朝大名鼎鼎之宗匠，來生尚退步於前生，再一來生，又不知作何行狀乎？

光宿業深重，生甫六月，後遂病目，一百八十日，未一開目。除食息外，晝夜常哭，在老人皆料其不能得見天日。而承宿善根，好而仍見天日，實為

萬幸。入塾讀書，又受程朱闢佛之毒，幸無程朱之學問，否則，早已生身陷入阿鼻地獄矣。由是疾病纏綿，空過數年。因思佛法東來，經幾多聖君賢相，以護持流通。程朱之說，不足為訓。因出家為僧，專修淨業。先師以參究提命，則曰：「弟子無此善根，願專念佛，以期帶業往生耳。」六十年來，悠悠虛度，今已八十，尚未心佛相應。若或專仗自力，則其自誤，何堪設想。然以六十年之閱歷，及詳察自他之善根，仗佛力者，尚不易即證三昧，仗自力者，誰是超過五祖戒、草堂清、真如喆以上之人？民國以來，大改舊章，廢經廢倫，廢孝免恥，實行獸化，舉國若狂，互相殘殺，日事戰爭。有智識者，恐人道或幾乎熄，於是各各設法挽救。明三世之因果，闡六道之輪迴。普令老幼男女，同念萬德洪名。其間雖不無隨人湊鬧熱，而實有愚夫愚婦，得大感應者。今舉其二，以顯其不可思議之跡耳。

一、雲南，保山城內，鄭慧洪，經商昭通，於民十一年，函祈皈依，因以所印之書寄之。彼即勸其父母吃素念佛。其父（名伯純）乃博學隱士，初專研究《易經》數年，次又研究丹經。以其子慧洪，勸其學佛，遂又研究禪宗。後則專修淨業，與其夫人，同求皈依。伯純，法名德純；夫人，法名德懿。民二十二年，慧洪由川回滇，道經蘇州，住報國寺數日。次年春，慧洪死，其母心疼兒子，服毒，結跏趺坐，合掌念佛而逝。逝後面貌，光華和悅，凡見聞者，莫不讚歎。保山，乃雲南邊地，素不知佛。伯純，以博學宿德，提倡淨土，有智慧者，稍有信從。其夫人服毒，結跏趺坐，念佛而逝。一邑之人，十有八九，皆信伯純所說，而念佛求生西方矣。若善知識臨終，能結跏趺坐，合掌念佛，亦不平常。況以無學問之老太婆服毒，而能如是，設非佛力加被，曷克臻此乎？由是知佛力不可思議，法力不可思議，眾生心力不可思議。然

眾生雖具有不可思議之心力，不以佛力法力加持，亦不能得其受用。由蒙佛力法力加持，俾眾生心力，完全顯現。故得毒不能毒，現奇特相，以為一方之導。彼以愚婦之資格，尚能現如此之奇特相。而鬚眉丈夫，堂堂比丘，當亦可以自奮，而決志力修矣。

二、則江蘇如皋，掘港，陸紫卿（法名德超），稍通文字之農夫。夫妻子女均皈依。其女出家，仍在家住。其子出家，未幾死。其出家衣服戒費，及送終費，皆彼供給。意欲以田產賣盡，做功德，以免有所掛念。田已賣矣，其兄知之，令其贖回。其兄以弟無子，當以己子承繼，謀家產起見，勢極凶勇。不得已，覓鄉長說其事。其田定規賣得便宜，故鄉長不肯令贖。其人進退兩難，從鄉長家出，即投河而死，其屍直立水中，面西合掌。其家知之，往迎其屍。因寄信靈巖當家，祈於念佛堂立一牌位，方知其事。此去年臘月八日事。世有

立化者，然亦不多。德超，投河而直立河中，較彼平地立化者，為奇特。設非通身放下，決期往生者，能如是不乎？

夫以五祖戒、草堂清、真如喆之所悟，聲震全國。死後為宰相、為皇帝，其道力已退步，而況了生死乎？此二人，乃愚夫愚婦之資格，臨終橫死，比得道之善知識無少軒輊。可知自力之不足恃，佛力之難思議。

近世為僧者，率以參禪為無上乘，念佛為愚夫愚婦之修持。今謂古之參而大悟已證者，則其神通道力，固非凡情所能測度。其大悟而未證，如五祖戒等，能如此二人之景象乎？一則專仗自力，一則兼仗佛力，故致上智不及下愚，弄巧翻成大拙也。故《大集經》云：「末法億億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依念佛得度生死。」由是元明以來，凡宗家知識，多皆提倡念佛，如中峰本、楚石琦等。

蓮池悟後，主張淨土。徹悟悟後，廢參念佛。以觀時之機，不得不然。如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不可死守一法。相宜而行，則有大利而無少弊矣。又淨土一法，普利群機，實為如來一代時教中之特別法門，其利益超出一代通途教理之上。古德謂「以果地覺，為因地心」，故得「因該果海，果徹因源」，可謂最善形容，妙無以加者矣。

而況蓮宗四祖，法照大師，親見文殊，示以念佛。可不仰遵聖意，專主念佛？尚欲仗自力而棄佛力，只圖撐大門庭，不計得益與否，慕虛名而輕實益，其喪心病狂，何至如此之極乎？

按《高僧傳》三集，《法照大師傳》云：大師於大曆二年（七六七），棲止衡州雲峰寺，屢於粥鉢中，現聖境，不知是何名山。有曾至五臺者，言必是五臺。後遂往謁。大曆五年（七七〇），到五臺縣，遙見白光，循光往尋，至大聖竹林寺。師入寺，至講堂，見文殊在西，普賢在東，據師子座，說深妙法。師禮二聖，問言：「末代凡夫，去聖時遙，知識轉劣，垢障尤深，佛性無由顯現。佛法浩瀚，未審修行於何法門，最為其要？唯願大聖，斷我疑網。」

文殊報言：「汝今念佛，今正是時。諸修行門，無過念佛，供養三寶，福慧雙修。此之二門，最為徑要。所以者何？我於過去，因觀佛故，因念佛故，因供養故，今得一切種智。故知念佛，諸法之王。汝當常念無上法王，令無休息。」

師又問：「當云何念？」

文殊言：「此世界西，有阿彌陀佛。彼佛願力，不可思議。汝當繼念，令無間斷，命終之後，決定往生，永不退轉。」

說是語已，時二大聖，各舒金手，摩師頂，為授記荊：「汝以念佛故，不久證無上正等菩提。若善男女等，願疾成佛者，無過念佛，則能速證無上菩提。」

語已，時二大聖，互說伽陀。師聞已，歡喜踴躍，疑網悉除。

此係法照大師，親到竹林聖寺，蒙二大聖所開示者。清涼舊志，被無知禪僧，將所開示，改作禪語，殊可痛恨。近修之志，按《高僧傳》三集，《法照大師傳》錄。不標清涼志者，恐不知者，以舊志閱之，則反為疑謗。瞎正法眼，斷人善根，罪莫大焉！此段前後俱略，其開示處，一字不遺。唯於「照」字，為順口氣作「師」字，特為標明。

五臺，乃文殊應化之道場。文殊，乃七佛之師。

自言：「我於過去，因觀佛故，因念佛故，今得一切種智。」是故一切

諸法，般若波羅蜜，甚深禪定，乃至諸佛，皆從念佛而生。過去諸佛，尚由念佛而生。況末法眾生，業重福輕，障深慧淺。藐視念佛，而不肯修，意欲一超直入如來地，而不知欲步五祖戒、草堂清之後塵，尚不能得乎？禪宗自梁發源，其教人親見自性之法語，雖高超玄妙，猶有文義。六祖後，南嶽、青原二祖，遂用機鋒轉語，唯恐人以解義為悟，而不能實證，故以此法，杜妄充悟道之弊。而其參究工夫，大非易易，多有數十年尚未徹了者。趙州八十，尚南北參叩，故云：「趙州八十猶行腳，只為心頭未悄然。」可知此種大根行人，尚如是之勤勞，況根性下劣者乎？至宋而禪道仍大興，則實證者蓋寥寥矣。即如五祖戒，乃非常之人，為雲門偃之法孫，為宋大覺璉國師之法祖。門庭高峻，若龍門然，學者每每望崖而退。在當時之聲望，何等赫然，而只一見惑，尚未曾斷，說什了生脫死，超凡入聖乎哉？

戒公後身為東坡，乃緇素通知。守杭時，尚不拒妓女來往。可知仍是具縛凡夫，連須陀洹之初果，尚未曾得。今人誰有五祖戒之道力，猶欲仗自力以了生死，而又高推禪宗，藐視淨土，其故何哉？一則以少閱經典，及《華嚴經》，或曾閱過，絕不注意。二則不知禪家宗旨，無論問佛、問法，縱盡世間所有為問，答時悉皆指歸本分，絕不在佛、在法，及在諸事上答。所謂問在答處，答在問處。若認做按事說者，則完全錯會了也。而今人業深慧淺，每將直指本分之話，認做解義訓文之詞。如趙州云「老僧念佛一聲，漱口三日」，及「佛之一字，吾不喜聞」，個個認為實話，遂以念佛為不屑而藐視之。不知趙州「佛之一字，吾不喜聞」下，有「問：和尚還為人否？州曰：佛佛乎？有」問：和尚受大王如是供養（趙國父子二王，及燕王，均恭敬供養。），如何報答？州云：念佛乎？又「僧問：十方諸佛，還有師也無？州云：有。問：如何是諸佛師？州

云：阿彌陀佛，阿彌陀佛」乎？夫「念佛一聲，漱口三日」，與「佛之一字，吾不喜聞」及「以佛佛為人、以念佛報恩、以阿彌陀佛為十方諸佛師」，皆是指歸本分之轉語。若將前之二語，認做實話而實行之，必至謗佛謗法謗僧，永墮惡道。若將後之三語，認做實話而實行之，必至業盡情空，現生證聖，往生上品，漸至成佛。此二種話，各禪書均一齊同錄。前二語，凡一切人，皆常提倡。後三語，吾數十年來，未見一人言及一句者。前後所說，皆歸本分。後三句，縱不會趙州之意，其利益比會得趙州之意更大。以雖不會趙州之祖意，乃是遵如來金口誠言之佛教。前二句，縱會得趙州意，也不過是開悟而已，其去了生死尚大遠在。何以一人之話，會不得當做實話，其禍莫測，而人人提倡。會不得當做實話，其利無窮，而舉世無聞。良由最初未遇真善知識，不在己躬研究，一聞希奇相似闢駁之話，則中心悅愉，常常提倡。不

知古人令人親見本來之直捷話，認做鄙棄念佛之謗法話，末世此一類人甚多。除知自諒，有涵養，決不肯以測字之法為參宗之法者，不受其病。否則，悉是以誤為悟之流，尚可以循例而行，不思改革乎？況且各處居士，護持廣濟之心，極其熱烈，若猶以參禪之名自命尚可。若以仗自力不能得大利益，將何以報答諸居士之熱心，又何以奮發諸居士之道念乎？光愧無才德，然以出家六十年之閱歷，本不敢對一切人說。但以果定上人，與和尚，均肯垂青枉顧。兼以年已八十，朝不保夕。不以光之所知，供碧山常住，實抱歉之至。

念佛法門，乃律、教、禪、密諸宗之歸宿，人、天、凡、聖成佛之捷徑。一切法門，無不從此法界流；一切行門，無不還歸此法界。小知見人，均謂是愚夫愚婦之法門。豈知華嚴會上，善財以十信後心，受文殊教，遍參知識，隨聞隨證。末後至普賢菩薩所，蒙其加被開示，所證與普賢等，與諸佛等。

普賢為其稱讚如來勝妙功德，令其發十大願王，以此功德，迴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以期圓滿佛果。並勸盡華藏世界海諸菩薩，一致進行，求生西方。夫華藏海眾，無一凡夫、二乘，及未破無明之權位菩薩。最下者，即為圓教初住。其人已能於無佛世界，現身作佛，及隨類現種種身，以度脫眾生。此後從二住，以至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等覺，位位倍勝。是諸菩薩，皆以十大願王，求生西方。彼何人斯，敢與彼抗？由是知念佛法門，實為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上成佛道，下化眾生，成始成終之總持法門。故得九界同歸，十方共讚，千經並闡，萬論均宣。以其是「以果地覺，為因地心」，而即得「因該果海，果徹因源」也。

伏願和尚，愍光愚誠，觀時之機，輟參念佛。遵文殊普賢之聖訓，步徹悟蓮池之芳塵。俾學者咸得現生了脫之益，令護法同預蓮池上善之會。三世

諸佛，悲心大慰於寂光。五宗列祖，破顏微笑於真際。巍巍五臺，既有弘成始成終之人。芸芸佛子，當齊修心作心是之道。不知和尚肯垂聽否？若曰：人各有志，何可強逼？汝守汝法，吾行吾道，亦只自愧狂妄，不敢再瀆。祈將此書，寄回靈巖，當於大殿文殊菩薩前焚之，以表光區區為五臺之愚誠耳。

續編上·致廣慧和尚書 民國二十九年（一九四〇）正月

附三、無窮之劫枉疲勞

宗道法師文

所以於往昔

無數劫受苦

流轉生死中

不聞佛名故



玄奘大師的《大唐西域記》中記錄了這樣一個真實的故事。

如來去世後將近五百年時，有一個大阿羅漢，從迦濕彌羅國雲遊教化到娑羅睹邏邑。有一天，他看到一個婆羅門在捶打教訓幼童。阿羅漢問婆羅門道：「為什麼要捶打小孩？」婆羅門說：「我讓他學習《聲明論》，他學不進，學業沒有進步。」阿羅漢聽罷哈哈大笑了起來。老婆羅門說：「出家之人，以慈悲為懷，憐憫萬物，你現在笑什麼？」阿羅漢說：「此話難說，怕說出來你也不會相信。你曾經聽說過波尼仙造《聲明論》，教育後代的事情嗎？」婆羅門說：「他是本城人，後人到現在都還仰慕他的德行，為他設像紀念。」阿羅漢說：「實不相瞞，現在你這個孩子，就是那個仙人轉世。他過去世因記憶力強，玩習世俗典籍，只談論外道異說，不探究佛教真理，精神智慧白白荒廢，以致輪迴不息。現在因為過去積累的一絲善根，還得人身，成為你的愛子。然而世俗典籍，只會浪費他的精神，哪裡比得上我如來聖教殊勝不可思議呢？」

給你講個故事吧，從前，南海之濱有一棵枯樹，五百隻蝙蝠住在樹洞裏。一天，一群商人在樹下歇息，當時遇上風大天寒，商人們又餓又冷，於是聚集柴草，在樹下點燃火堆。火焰逐漸旺盛，枯樹也跟著燃燒起來。此時其中一個商人，正在誦念佛經《阿毗達磨藏》，那些蝙蝠雖被火困住，因愛樂商人的誦經之聲，強忍著不飛離枯樹，就這樣全部被燒死了。蝙蝠們後來因聞經功德而獲得轉生成人，他們全都出家修行，由於前世曾聞誦經之聲，所以今世個個聰明睿智，全都證得聖果，成為了世間的無上福田。近來迦膩色迦王和脅尊者召集五百聖賢之士在迦濕彌羅國撰寫《毗婆沙論》，他們就是前

世那枯樹中的五百隻蝙蝠。我雖不才，也是其中一員。

由此可見得世典和佛法的懸殊之別。現在你可讓你的愛子出家學佛。出家的功德，是任何語言都無法表達的。」

阿羅漢說完這些話，又顯示了種種稀有的神通，忽然就不見了。老婆羅門信心清淨，對阿羅漢讚歎羨慕不已，將此事遍告鄰里，並允許兒子出家修道，且立即改變信仰，尊崇佛教三寶，同鄉之人皆受其感化，以至於此城越來越多人虔信佛法。

過去生中某部經典的作者，輪迴數世，成為了硬著頭皮學習這部著作的學子，且由於學不進而受人「捶訓」。如此極具戲劇性的一幕，真讓人感到訝異與驚嘆。史上類似的公案很多很多，蘇東坡前世乃名震天下的五祖戒和尚，秦檜的前生亦是雁蕩山的高僧，皆因不出輪迴而墮落凡塵。

由此等公案可知：生生世世，世世生生，無始劫輪迴中，我們真的是什麼角色都做過。

由於輪迴的時間太久太久，一切我們羨慕的角色：富翁、名士、學者、政治家、軍事家、大明星、大修行人等等，我們都做過；而一切我們厭惡的角色：貪官污吏、壞人流氓、妓女嫖客等等，我們也都做過。觸目所及，可說都是我們過去世的身影，上至玉皇大帝、非想非非想天，下到畜生、地獄，所謂「曠劫來流轉，六道盡皆經」。

古德言「眾生相即是我相，我相亦即是眾生相」，誠哉斯言，看到一切善惡男女眾生，當知皆是我過去輪迴之相。

若人真能信此諸事，則心不會企慕富貴、權勢、大修行人等，因為我們

都做過，都享受過，都實現過；也不會對形形色色的惡人惡事，心起厭怒，因為我們也都同樣做過，甚至有過之無不及，心中唯有慚愧，何有資格去評判人家？

太久太久的輪迴，如同表演著得不到半點片酬的電影，人人演技高超，情真意切，卻沒有任何趣味與意義。若不念佛，這場戲還將要繼續永遠地無趣味、無意義地延續下去。《無量壽經》云「無窮生死已，哀哉甚可傷」，善導大師謂之「無窮之劫枉疲勞」。

阿羅漢本是蝙蝠，因聞經功德轉生為人，出家修道，而證聖果，此佛法之不可思議之的證也。《華嚴經》說：「所以於往昔，無數劫受苦，流轉生死中，不聞佛名故。」往昔所以無量劫來流轉受苦，皆因不聞佛法，不修習佛法。

若人能夠遇到淨土法門，便定能夠「遇無空過」。《無量壽經》言：「如來以無盡大悲，矜哀三界，所以出興於世，光闡道教，欲拯濟群萌，惠以真實之利。」此真實之利，便是要截斷吾輩漫漫輪迴之路——「橫截於五惡道，惡道自然閉」，「慧日朗世間，消除生死雲」——一句彌陀，才一出口，便如同日光萬道，消散此生死之雲。

無窮之劫，生死疲勞，如墜陰雲，迷惑顛倒。日光一出，陰雲自消，名號才舉，輪迴自免。

附四、誓生彌陀淨土

慧淨法師文

六欲諸天現五衰，三禪猶患有風災；
縱饒修到非非想，不如西方歸去來。



一、惑業難斷

《大涅槃經》說：「須陀洹人（初果）所斷煩惱（見惑），猶如縱廣四十里水（須陀洹斷見惑，如截四十里流）。」此謂三界見惑煩惱，猶如暴流，縱斷四十里，奔流而來，欲令其截斷枯竭，何其困難。豈只斷惑難，但言伏惑，即已甚難，如四善根之「煖位」，吾人無始至今，猶未能得，遑論初果。

伏惑斷惑之難，尚且如此，何況更斷思惑、塵沙惑、無明惑？

斷惑證果，往往須經多生多劫。如斷見惑，最利者亦須三生，其鈍者則須六十大劫。斷思惑，則須人間天上七番生死。

若是圓滿大乘佛果，進侵塵沙，破無明，成佛道，則須三大阿僧祇劫，乃至無量阿僧祇劫（一阿僧祇，等於一千萬萬萬萬萬萬萬兆；劫是長時單

位，分大、中、小，以小劫說，一小劫，凡一千六百七十九萬八千年）。其中，小乘又迷隔陰，菩薩猶昏出胎，不免又要進退蹉跎。

學佛原則，在於解行並進。若是單解不行，等於說食數寶，亦同紙上談兵；縱使熟誦三藏十二部，講完千七百則公案，將來還是生死，依舊輪迴，寧不哀哉？

律宗祖師弘一大師，出家後持戒很精嚴，但看了比丘戒後還是自認做不到，一生退守沙彌戒。

蓮宗九祖瀟益大師出家不久即三讀律藏，對戒律如此深入的祖師，也由比丘戒退守至但三歸。可知戒律不易持守，更何況我等愚鈍眾生。

二、自我覺醒

1. 若把身口二業所作所言，作為標準，則天下尚有完人；若把意業中的所思所念，作為標準，則天下無一完人。若從人所見處，作為標準，則世間尚有賢人；若從人不見處，作為標準，則世間皆是罪人。百善孝為先，論心不論行，論行天下無孝子；萬惡淫為首，論行不論心，論心古今無完人。

2. 曇鸞《往生論註》「不實功德」文（《淨土宗聖教集》二三九頁）：

凡夫人天諸善、人天果報，若因若果，皆是顛倒，皆是虛偽，是故名不實功德。

3. 善導《觀經疏》「機法二種深信」文（《聖教集》六四七頁）：

一者決定深信：自身現是罪惡生死凡夫，曠劫以來常沒常流轉，無有出離之緣。

二者決定深信：彼阿彌陀佛四十八願，攝受眾生；無疑無慮，乘彼願力，定得往生。

三、誓生彌陀淨土

1. 《無量壽經》言（《聖教集》一一〇、一〇七頁）：
愛欲榮華，不可常保，皆當別離，無可樂者。
人在世間，愛欲之中，獨生獨死，獨去獨來；
當行至趣，苦樂之地，身自當之，無有代者。
2. 《法華經》「三界火宅」文：
三界無安，猶如火宅，眾苦充滿，甚可怖畏。
3. 《地藏經》「天人墮惡」文：
天人受天福盡，有五衰相現，或有墮於惡道之者。
4. 《涅槃經》「天人墮惡」文：
雖復得受梵天之身，乃至非想非非想天，命終還墮三惡道中。
5. 《正法念處經》「從天生地獄」文：
無始生死中，業網覆世界。從天生地獄，從地獄生天。
6. 《諸天趣頌》「六欲諸天現五衰」偈：
六欲諸天現五衰，三禪猶患有風災；
縱饒修到非非想，不如西方歸去來。

7. 《觀經疏》「諸佛勸生」文（《聖教集》五七四頁）：

諸佛出世，種種方便勸化眾生者，不欲直令制惡修福，受人天樂也。人天之樂，猶如電光，須臾即捨，還入三惡，長時受苦。為此因緣，但勸即令求生淨土，向無上菩提。是故今時有緣相勸，誓生淨土者，即稱諸佛本願意也。

8. 《龍舒淨土文》卷一「唯心自性，大而不要」文：

唯心淨土，自性彌陀者，大而不要，高而不切，修未到者，誤人多矣。不若腳踏實地，持誦修行，則人人必生淨土，徑脫輪迴。與虛言無實者，天地相遠矣。

9. 蓮池「為害非細」文：

輕談淨土，蔑視往生，為害非細。

10. 蓮池「富貴所迷」文：

今生持戒修福之僧，若心地未明，願力輕微，又不求淨土，是人來生多感富貴之報，亦多為富貴所迷，或至造業墮落者。

11. 截流「第三世怨」文：

修行之人，若無正信，求生西方，泛修諸善，名為第三世怨。

12. 印光「善業不出輪迴」文：

世間善業，不出輪迴；若對信願具足之往生淨業，則彼善業，仍屬惡業。

13. 印光「毒荼罪藪」文：

當須發決定心，臨終定欲往生西方。

且莫說碌碌庸人之身，不願更受，即為人天王身，及出家為僧，一聞千悟，得大總持，大宏法化，普利眾生之高僧身，亦視之若毒荼罪藪，決定不生一念欲受之心。

14. 印光「生死不了，危險太大」文：

修行用功，原為了生死。生死不了，危險太大；輪迴未出，難免墮落。努力今生，以了生死。

15. 印光「必墮惡道」文：

來生做人，比臨終往生還難。

不生西方，將來必墮惡道。

往生所得之利益，比得道更大。

16. 印光「先須自利」文：

欲利他，先須自利。

若非自己先出生死，何能度彼生死眾生？

自己在苦海中未出，何能遍救苦海之人。

17. 印光「只怕不成佛」文：

求生西方，方能宏法利生。

只怕不成佛，勿愁佛不會說法。

如神龍一滴水，即可遍灑全國。

淨土宗叢書

2017年5月

編號	書名	著作者	編譯者	備註
28	念佛感應錄（一）	十方蓮友	慧淨法師	
29	念佛感應錄（二）	十方蓮友	淨宗法師	
30	念佛感應錄（三）	十方蓮友	淨宗法師	
31	決定往生集	慧淨法師	淨宗法師	
32	回歸善導	慧淨法師	慧淨法師	
33	淨宗略講	淨宗法師	佛恩居士	
34	唯說念佛	淨宗法師	佛恩居士	
35	念佛勝易	淨宗法師	佛恩居士	
36	《阿彌陀經》核心講記	淨宗法師	淨宗法師	
37	《阿彌陀經》要義	淨宗法師	淨宗法師	（整理中）
38	善導大師語錄	善導大師	慧淨法師	
39	印光大師法要	印光大師	智隨法師	
40	印光大師說故事	印光大師	智隨法師	
41	《印光大師精要法語》講記	淨宗法師	淨宗法師	
42	淨土宗概論	淨宗法師	淨宗法師	
43	《往生論註》核心講記	慧淨法師	慧淨法師	
44	善導大師的淨土思想	淨宗法師	淨宗法師	
45	往生集	蓮池大師	蓮池大師	
46	念佛感應錄（四）	十方蓮友	淨土宗編輯部	
47	念佛感應錄（五）	十方蓮友	淨土宗編輯部	
48	念佛感應錄（六）	十方蓮友	淨土宗編輯部	
49	念佛感應錄（七）	十方蓮友	淨土宗編輯部	（整理中）
50	淨土宗特色述義	慧淨法師	慧淨法師	
51	第十八願善導釋	慧淨法師	慧淨法師	
52	一半凡夫一半佛	淨宗法師	淨宗法師	
53	有禪無淨土 十人九蹉路		淨土宗編輯部	

編號	書名	著作者	編譯者	備註
1	淨土宗聖教集			
2	淨土三經			
3	佛說無量壽經			
4	《易行品》講要	慧淨法師	慧淨法師	
5	《往生論註》分段對照本	曇鸞大師	慧淨法師	
6	往生論註	曇鸞大師	慧淨法師	
7	安樂集	道綽大師	慧淨法師	
8	善導大師全集	善導大師	釋慧淨等	
9	法然上人全集	法然上人	慧淨法師	
10	觀經四帖疏	善導大師	釋慧淨等	
11	淨宗要集		慧淨法師	（整理中）
12	念佛金言錄	一遍上人	慧淨法師	
13	第十八願講話	慧淨法師	慧淨法師	
14	第十八願淺釋	淨宗法師	淨宗法師	
15	《淨土三經一論》大意	慧淨法師	淨宗法師	
16	《阿彌陀經要解》略註	智隨法師	智隨法師	
17	淨土宗判教史略要	智隨法師	智隨法師	
18	淨土決疑	楊仁山等	慧淨法師	
19	唐朝高僧善導大師	慧淨法師	慧淨法師	
20	淨土宗三祖師傳	野上俊靜	佛意居士	
21	慧淨法師書信集	慧淨法師	淨宗法師	
22	慧淨法師講演集（一）	慧淨法師	淨慈居士	
23	慧淨法師講演集（二）	慧淨法師	淨慈居士	
24	人生之目的	慧淨法師	慧淨法師	
25	走近佛教	佛恩居士	佛恩居士	
26	觸光柔軟	慧淨法師	淨宗法師	
27	無條件的救度 ——觀經下品下生之深義	慧淨法師	慧淨法師	

◎上列叢書，長期免費結緣，歡迎助印，歡迎索取，不需回郵。

編號	書名	作、編、譯者	備註
16	善導大師略傳	慧淨法師	
17	《觀經四帖疏》綱要	慧淨法師	
18	念佛必定往生	慧淨法師	
19	念佛一門深入	慧淨法師	
20	湖北老河口遇仙記	曹文錫	
21	敬田·恩田——十四則故事	慧淨法師	
22	純粹的淨土法門	慧淨法師	
23	怎樣讀《善導大師全集》	淨宗法師	
24	念佛實用問答	淨宗法師	
25	動物往生佛國記	淨宗法師	
26	盲眼老人預知時至	淨秀居士	
27	念佛人應有的基本觀念與心態	慧淨法師	
28	淨土宗教章	慧淨法師	
29	淨土宗根本義	慧淨法師	
30	念佛成佛是佛教	慧淨法師	
31	臨終須知與助念開示【增訂版】	淨宗法師	
32	不問罪福 念佛皆生	慧淨法師	
33	素素寶寶 頭好壯壯	淨土宗編輯部	
34	念佛超薦儀軌	慧淨法師	
35	慈悲的救度	慧淨法師	
36	淨土宗的戒律觀	慧淨法師、淨宗法師	
37	臺灣奇案 ——民國以來真人實事	淨慧法師	
38	預知時至 佛聖來迎	陳秋玲等	
39	佛說無量壽經	康僧鎧	
40	佛在何處	慧淨法師、淨宗法師	
41	彌陀十二光佛略解	慧淨法師	
42	小怪李群仙	劉健群	
43	《易行品》概說	慧淨法師	
44	淨土宗宗旨法語	慧淨法師	
45	略談佛教意義與淨土殊勝	慧淨法師	
46	葫蘆娃往生記	佛依居士	

◎上列叢書，長期免費結緣，歡迎助印，歡迎索取，不需回郵。

因果叢書

2017年5月

編號	書名	著作者	編譯者	備註
1	見聞錄、現果隨錄	藕益大師 戒顯大師	慧淨法師	
2	冥報記、冥報記輯書	唐臨	慧淨法師	
3	地獄見聞錄、幽冥問答錄	黎澍	慧淨法師	
4	六道輪迴錄		丁福保	
5	輪迴集		無母居士	
6	物猶如此	徐鶴子		
7	坐花誌果	汪道鼎		
8	美德故事		淨土宗編輯部	
9	人生故事		淨土宗編輯部	
10	歷史故事		淨土宗編輯部	
11	因果故事		淨土宗編輯部	
12	佛教故事		淨土宗編輯部	

隨身書系列

2017年5月

編號	書名	作、編、譯者	備註
1	念佛放光	慧淨法師、淨宗法師	
2	念佛度亡	慧淨法師、淨宗法師	
3	真正的大孝	慧淨法師	
4	人生之目的	慧淨法師	
5	彌陀的呼喚	慧淨法師	
6	淨土宗之特色	慧淨法師	
7	善導大師語錄	慧淨法師	
8	佛教的無常觀	慧淨法師	
9	略談三皈依	慧淨法師	
10	淨土法門的人間佛教觀	淨宗法師	
11	瀕死體驗	慧淨法師	
12	阿彌陀佛是怎樣一尊佛	慧淨法師	
13	淨土宗經論釋要文	慧淨法師	
14	印光大師精要法語	淨宗法師	
15	淨土宗略要文	法然上人	



迴向偈

願以此功德 平等施一切

同發菩提心 往生安樂國

《有禪無淨土 十人九蹉路》

編輯：淨土宗編輯部

出版者：淨土宗出版社

印贈者：淨土宗文教基金會

地址：11059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150 巷 22 弄 41 號

初版：佛曆二五六一（二〇一七）五月 恭印六千冊
民國一〇六年

【索贈處】

◎中華淨土宗協會

地址：11059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150 巷 22 弄 41 號

電話：02-27580689 · 87881955

傳真：02-87807050

淨土宗網站：<http://www.plb.tw>

郵箱：amt@plb.tw

◎淨土宗香港淨宗學會

地址：香港九龍彌敦道 777 號 5 字樓 D 室

電話：852-92242546

◎淨土宗新山念佛會（馬來西亞柔佛州）

地址：No. 17 & 17A, Jalan Anggerik 42, Taman Johor
Jaya, 81100 Johor Bahru, Johor, Malaysia.

電話：07-3646085

郵箱：amt.plb.jb@gmail.com

【非賣品】

護持道場劃撥帳號：50230511 中華淨土宗協會

助印基金劃撥帳號：16780368 淨土宗文教基金會

沒有版權 · 歡迎翻印 · 輾轉結緣 · 功德無量

（若需叢書電子檔，歡迎來函或來電索取）

